

明

史

六五

明史卷二百四十一

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奎奉

敕修

周嘉謨

張問達

陸夢龍傳 梅

汪應蛟

王紀

楊東明

孫瑋

鍾羽正

陳道亨

子弘緒

周嘉謨字明卿漢川人隆慶五年進士除戶部主事歷韶州知府萬曆十年遷四川副使分巡瀘州窮治大猾楊騰霄置之死建武所兵燔總兵官沈思學解單車諭

定之尋撫白草番督兵邛州灌縣皆有方畧居五年進按察使移疾歸久之起故官權稅中官邱乘雲播虐逮繫相屬嘉謨檄所司拒絕而撈殺奸民助虐者乘雲爲戢就遷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隴川宣撫多安民叛入緬據蠻灣嘉謨討禽之立其弟安靖而還進兵部右侍郎巡撫如故黔國公沐昌祚侵民田八千餘頃嘉謨劾治之復劾其孫啓元罪狀久之改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滿考加右都御史廣西土酋引交趾兵內犯官軍拒退之嘉謨爲增兵置戍南海三水高要四會高明諸邑大水壞圩岸留贖餒築之遷南京戶部

尚書尋召拜工部尚書孝定后喪內廷宣索不貲嘉謨言喪禮有中制不當信左右言妄耗國帑不納俄改吏部尚書四十八年七月神宗崩八月丙午朔光宗卽位鄭貴妃據乾清宮且邀封皇太后嘉謨從言官楊漣左光斗等言以大義責貴妃從子養性示以利害貴妃乃移慈寧宮封后事亦寢外廷皆言貴妃進侍姬八人致帝得疾二十六日嘉謨因召見以寡欲進規帝注視久之令皇長子諭外廷傳聞不可信諸臣乃退二十九日帝疾大漸嘉謨偕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等受顧命其夕帝崩質明九月乙亥朔光宗遺詔皇長子嗣位

而李選侍專制宮中勢頗張廷臣慮不測旣入臨請見皇長子呼萬歲奉至文華殿受朝送居慈慶宮嘉謨奏言殿下之身社稷是託出入不宜輕脫大小殮朝暮臨須臣等至乃發皇長子領之諸大臣定議皇長子以九月六日卽位選侍居乾清自如且欲挾皇長子同居嘉謨亟草疏率廷臣請移宮光斗漣繼之五日選侍始移噦鸞宮時大故頻仍國勢杌隉首輔從哲首鼠兩端一燂燬又新秉政嘉謨正色立朝力持大議中外倚以爲重神宗末齊楚浙三黨爲政黜陟之權吏部不能主及嘉謨秉銓惟才是任光熹相繼踐祚嘉謨大起廢籍耆

碩滿朝向稱三黨之魁及朋奸亂政者亦漸自引去中朝爲清已極陳吏治敝壞請責成撫按監司上官注考率用四六儷語多失實嘉謨請以六事定官評一曰守二曰才三曰心四曰政五曰年六曰貌各注其實毋飾虛詞帝稱善行之天啓元年御史賈繼春得罪其同官張慎言高弘圖疏救帝欲並罪之嘉謨等力爲解乃奪慎言弘圖俸而止朱欽相倪思輝被謫嘉謨亦申救給事中霍維華希魏忠賢指劾王安置之死嘉謨惡之出維華於外忠賢怒嗾給事中孫杰劾嘉謨受劉一燝屬爲安報讐且以用袁應泰佟卜年等爲嘉謨罪嘉謨求

退忠賢矯旨許之大學士葉向高等請留嘉謨竣大計事不聽明年廣寧陷嘉謨憂憤馳疏劾兵部尚書張鶴鳴主戰悞國罪五年秋忠賢黨周維持復劾嘉謨曲庇王安遂削籍崇禎元年薦起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明年卒官年八十四贈少保

張問達字德允涇陽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歷知高平濰二縣有惠政徵授刑科給事中寧夏用兵請盡蠲全陝逋賦從之父喪除起故官歷工科左給事中帝方營建兩宮中官利乾沒復興他役問達力請停止不納俄陳礦稅之害言闔尹一朝銜命輒敢糾彈郡守甚且糾撫

按重臣而孫朝所攜程守訓陳保輩至箠殺命吏毀室
廬掘墳墓不一按問若萬方怨恫何典試山東疏陳道
中饑饉流離狀請亟罷天下礦稅皆不報已巡視厰庫
故事令商人辦內府器物僉名以進謂之僉商而諸高
貲者率賄近幸求免帝輒許之問達兩疏爭執又極論
守訓罪並寢不行進禮科都給事中劾晉江李贄邪說
惑衆逮死獄中贄事具耿定向傳三十年十月星變復
請盡罷礦稅時比年日食皆在四月問達以純陽之月
其變尤大先後疏請修省語極危切帝終不納尋遷太
常少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所部水災數請蠲貸

帝方營三殿採木楚中計費四百二十萬有奇問達多方拮据民免重困久之召拜刑部右侍郎署部事兼署都察院事四十三年五月獻問張差梃擊事問達從員外郎陸夢龍言令十三司會訊詞連鄭貴妃宮監龐保劉成中外籍籍疑貴妃弟國泰爲之問達等奏上差獄帝見保成名留疏不下尋召方從哲吳道南及問達等於慈寧宮命並磔二人甫還宮帝意復變乃先戮差令九卿三法司會訊保成於文華門保成供原姓名曰鄭進劉登雲而不承罪方鞫時東宮傳諭曰張差情實風癲誤入宮門擊傷內侍罪不赦後招保成係內官欲謀

害本宮彼何益當以讐誣從輕擬罪問達等以鞫審未盡上疏曰奸人闖宮事關宗社今差已死二囚易抵飾文華門尊嚴之地臣等不敢刑訊何由得情二囚偏詞何足爲據差雖死所供詞故在其同謀馬三道等亦皆有詞在案孰得而滅之况慈寧召對面諭並決煌煌天語通國共聞若不付之外庭會官嚴鞫安肯輸情旣不輸情安從正法祖宗二百年來未有罪囚不付法司輒令擬罪者且二人係內臣法行自近陛下尤當嚴其銜轡而置之重辟奈何任彼展辨不與天下共棄之也帝以二囚涉鄭氏付外庭議益滋乃潛斃之於內言皆以

創重身死而馬三道等五人命予輕比坐流配其事遂止是年解都察院事久之遷戶部尚書督倉場尋兼署刑部拜左都御史光宗疾大漸同受顧命天啓元年冬代周嘉謨爲吏部尚書連掌內外大計悉叶公論當是時萬曆中建言註誤獲譴諸臣棄林下久死者已過半問達等定議以廷杖繫獄遣戍者爲一等贈官廕子貶竄削籍者爲一等但贈官獲恤者七十五人會孫慎行鄒元標追論紅丸力攻方從哲詔廷臣集議與議者百十餘人問達旣集衆議乃會戶部尚書汪應蛟等上疏曰按慎行奏首罪李可灼進紅丸可灼先見從哲臣等

初未知及奉召進乾清宮候於丹墀從哲與臣等共言
李可灼進藥俱慎重未決俄宣臣等至宮內跪御前先
帝自言朕躬虛弱語及壽宮並諭輔陛下爲堯舜因問
可灼安在可灼趨入和藥以進少頃又進聖躬安舒就
寢此進藥始末從哲及文武諸臣所共見者是時羣情
倉惶悽然共切弑逆二字何可忍言在諸臣固諒從哲
無是心卽慎行疏中亦已相諒若可灼輕易進藥非但
從哲未能止臣與衆人亦未能止臣等均有罪焉及御
史王安舜等疏論可灼從哲自應重擬乃先止罰俸繼
令養疾則失之太輕今不重罪可灼何以慰先帝而服

中外之心宜提付法司正以刑辟若崔文昇妄投涼藥
罪亦當誅請並下法司與可灼並按從哲則應如其自
請削去官階爲法任咎此亦大臣引罪之道宜然而非
臣等所敢議也至選侍欲垂簾聽政羣臣初入臨闈者
阻不容入羣臣排闥而進哭臨畢奉聖躬至文華殿行
朝謁嵩呼禮復奉駕還慈慶宮因議新主登極選侍不
當復居乾清九卿卽公疏請移言官繼之從哲始具揭
奏請選侍遂卽日移宮然輿論猶憾從哲之奏不毅然
爲百僚倡倘非諸臣共挾大義連章急趨則乾清何地
猶然混居令得假竊魁柄將如陛下登極還宮何疏人

帝謂從哲心跡自明不當輕議止逮可灼下吏文昇已
安置南京弗問問達歷更大任挺擊紅丸移宮三大案
並經其手持議平允不激不隨先以秩滿加太子太保
至是乞休疏十三上詔加少保乘傳歸五年魏忠賢擅
國御史周維持劾問達力引王之案植黨亂政遂削奪
御史牟志夔復誣問達賊私請下吏按問命捐貲十萬
助軍興頃之間達卒以巡撫張維樞言免其半問達家
遂破崇禎初贈太保予一子官維持志夔咸名挂逆案
陸夢龍字君啓會稽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刑部主
事進員外郎張差獄起引凡向宮殿射箭放彈投磚石

等律當以斬獄具提牢主事王之案奏差口詞甚悉乞
赦會問大理丞王士昌亦上疏趣之時夢龍以典試廣
東杜門主事邢臺傅梅過之曰人情庇奸而甘心儲皇
吾雖恤刑山右當上疏極論君能共事乎夢龍曰張公
遇我厚遽上疏若張公何當力爭之耳乃偕見問達時
郎中胡士相等不欲再鞫趣問達具疏請旨以疏入必
留中其事可遂寢夢龍得其情止勿復請衆曰提馬三
爺李外父輩非得旨不可夢龍曰堂堂法司不能捕一
編氓須天子詔耶差所供必當訊實問達以爲然明日
會訊士相永嘉會禎夢龍梅之案及鄒紹先凡七人惟

之案梅與夢龍合將訊衆咸囁嚅夢龍呼刑具三無應者擊案大呼始具差長身駢脅睨視傲語無風癲狀夢龍呼紙筆命畫所從入路梅問汝何由識路差言我薊州人非有導者安得入問導者誰曰大老公龐公小老公劉公且曰參我三年矣予我金銀壺各一夢龍曰何爲曰打小爺於是士相立推坐起曰此不可問矣遂罷訊夢龍必欲得內豎名越數日問達再令十三司會審差供逆謀及龐保劉成名一無所隱士相主筆躊躇不敢下郎中馬德澧趣之永嘉復以爲難夢龍拂然曰陸員外不肯匿誰敢匿獄乃具給事中何士晉遂疏詆鄭

國泰帝於是斃保成於內而棄差市梅慮其潛易躬請監刑當是時自夢龍之案梅德澧外鮮不爲鄭氏地者已而之案德澧悉被罪梅以京察罷官夢龍賴問達力獲免由郎中歷副使天啓四年貴州賊未靖總督蔡復一薦夢龍知兵改右參政監軍討賊安邦彥犯普定夢龍偕總兵黃鉞以三千人禦之曉行大霧中直前薄賊賊大敗三山苗叛思州告急夢龍夜遣中軍吳家相進搗賊巢搗苗鼓聲振山谷苗大奔潰焚其巢而還尋改湖廣監軍遷廣東按察使上官建忠賢祠列夢龍名亟遣使剷去之崇禎元年大計忠賢黨猶用事鐫二級調

任三年起副使以故官分巡東兗道盜起曹濮間討斬其魁餘衆悉降遷右參政守固原夢龍慷慨好談兵以廓清羣盜自負七年夏賊來犯擊却之閏八月賊陷隆德殺知縣費彥芳遂圍靜海州夢龍率遊擊賀奇勲都司石崇德禦之抵老虎溝賊初不滿千已而大至夢龍所將止三百餘人被圍數重賊矢石如雨突圍不得出二將抱夢龍泣夢龍揮之曰何作此婦孺態大呼奮擊手馘數人與二將俱戰死事聞贈太僕卿而傳梅崇禎中歷台州知府解職歸十五年冬捐金佐知府吉孔嘉守城城破殉難贈太常少卿

汪應蛟字潛夫婺源人萬曆二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歷南京禮部郎中給由入都值吏部侍郎陸光祖與御史江東之等相訐應蛟不直光祖抗疏劾之於政府多所譏切累遷山西按察使治兵易州陳礦使王虎貪恣狀不報朝鮮再用兵移應蛟天津及天津巡撫萬世德經畧朝鮮卽擢應蛟右僉都御史代之屢上兵食事宜扼險列屯軍聲甚振稅使王朝死帝將遣代應蛟疏請止之忤旨切責朝鮮事寧移撫保定歲旱蝗振恤甚力已極言畿民困敝請盡罷礦稅會奸人柳勝秋等妄言括畿輔稅可得銀十有三萬應蛟三疏力爭然僅得

減半而已三十年春帝命停礦稅俄中止應蛟復力爭
不納應蛟在天津見葛沽白塘諸田盡爲汙萊詢之士
人咸言斥鹵不可耕應蛟念地無水則賺得水則潤若
營作水田當必有利乃募民墾田五千畝爲水田者十
之四畝收至四五石田利大興及移保定乃上疏曰天
津屯兵四千費餉六萬俱斂諸民間留兵則民告病恤
民則軍不給計惟屯田可以足食今荒土連封蒿萊彌
望若開渠置堰規以爲田可七千頃頃得穀三百石近
鎮年例可以兼資非獨天津之餉足取給也因條畫墾
田丁夫及稅額多寡以請得旨允行已請廣興水利略

言臣境內諸川易水可以溉金臺滹水可以溉恒山澧水可以溉中山滏水可以溉襄國漳水來自鄴下西門豹嘗用之瀛海當諸河下流視江南澤國不異其他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而有咸得引以溉田請通渠築防量發軍夫一準南方水田之法行之所部六府可得田數萬頃歲益穀千萬石畿民從此饒給無旱潦之患卽不幸漕河有梗亦可改折於南取糴於北工部尚書楊一魁亟稱其議帝亦報許後卒不能行召爲工部右侍郎未上予告去已進兵部左侍郎以養親不出親沒竟不召光宗立起南京戶部尚書天啓元年改北部東

西方用兵驟加賦數百萬應蛟在道馳疏言漢高帝稱
蕭何之功曰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吾不如蕭何
夫給餉餽而先以撫百姓故能興漢滅楚如運諸掌也
今國家多難經費不支勢不得緩催科然弗愛養民力
而徒竭其脂膏財殫氓窮變亂必起安得不預爲計因
列上愛養十八事帝嘉納焉熊廷弼建三方布置之策
需餉千二百萬應蛟力阻之廷議紅丸事請置崔文昇
李可灼於法而斥方從哲爲編氓應蛟爲人亮直有守
視國如家謹出納杜虛耗國計賴之帝保母客氏求墓
地踰制應蛟持不予遂見忤會有言其老不任事者力

乞骸骨詔加太子少保馳傳歸陞辭疏陳聖學引宋儒語以宦官宮妾爲戒久之卒於家應蛟學主誠敬其出處辭受一軌於義里居謝絕塵事常衣縑帛

王紀字惟理芮城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池州推官入爲祠祭主事歷儀制郎中秉禮持正時望蔚然二十九年帝將冊立東宮數遷延不決紀抗疏極論其冬禮成擢光祿少卿引疾去四十一年自太常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連歲水旱紀設法救荒甚備稅監張晷請征恩詔已蠲諸稅紀兩疏力爭晷竟取中旨行之紀劾晷抗違詔書沮格成命皆不報居四年部內大

治遷戶部右侍郎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諸府歲大凶振救如畿輔光宗立召拜戶部尚書督倉場天啓二年代黃克纘爲刑部尚書時方會議紅丸事紀偕侍郎楊東明署議言方從哲知有貴妃不知有君父李可灼進藥駕崩反慰以恩諭賚之銀幣國典安在不逮可灼無以服天下不逮崔文昇無以服可灼不削奪從哲官階祿廕無以洩天地神人之憤議出羣情甚竦主事徐大化者素無賴日走魏忠賢門構陷善類又顯劾給事中周朝瑞惠世揚紀憤甚劾大化溺職狀因言大化誠爲朝廷擊賊則大臣中有交結權璫誅鋤正士如宋蔡京

者何不登彈文而與正人日尋水火其言大臣指大學士沈灌也大化由此罷去而灌及忠賢深憾之御史楊維垣與大化有連且素附灌遂助灌詆紀言紀所劾大臣無主名請令指實紀遂直攻灌言灌與京生不同時而事實相類其結納魏忠賢與京之契合童貫同也乞哀董羽宸與京之懇款陳瓊同也要盟死友邵輔忠孫杰與京之固結吳居厚同也逐顧命元臣劉一燝周嘉謨與安置呂大防蘇軾同也斥逐言官江秉謙熊德陽侯震暘與貶謫安常民任伯雨同也至於賄交婦寺竊弄威權中旨頻傳而上不悟朝柄陰握而下不知此又

京迷國罔上百世合符者客魏聞之怒爲淮泣愬帝前
帝謂紀煩言加譙責焉初李維翰熊廷弼王化貞下吏
紀皆置之重辟而與都御史大理卿上廷弼化貞爰書
微露兩人有可矜狀而言不測特恩非法官所敢輕議
有千總杜茂者齎登萊巡撫陶朗先千金行募兵金盡
而兵未募不敢歸返薊州僧舍爲邏者所獲詞連佟卜
年卜年遼陽人舉進士歷知南皮河間遷夔州同知未
行經畧廷弼薦爲登萊監軍僉事邏者榜掠茂言嘗客
於卜年河間署中三月與言謀叛因挾其二僕往通李
永芳行邊尚書張鶴鳴以聞鶴鳴故與廷弼有隙欲藉

卜年以甚其罪朝士皆知卜年冤莫敢言及鎮撫旣成獄移刑部紀疑之以問諸曹郎員外郎顧大章曰茂旣與二僕往來三千里乃拷訊垂斃終不知二僕姓名其誣服何疑卜年雖非間諜然實佟養真族子流三千里可也紀議從之邏者又獲奸細劉一巘忠賢疑劉一燝昆弟欲立誅一巘與卜年因一巘以株連一燝紀皆執不可漣遂劾紀護廷弼緩卜年等獄爲二大罪帝責紀陳狀遂斥爲民以侍郎楊東明署部事坐卜年流二千里獄三上三却給事中成明樞張鵬雲沈惟炳卜年同年生也爲發憤撫他事連劾東明卜年獲長繫瘐死而

東明遂引疾去紀旣斥大學士葉向高何宗彥史繼偕
論救皆不聽後閹黨羅織善類紀先卒乃免崇禎元年
復官贈少保廕一子諡莊毅楊東明字啓修虞城人官
給事中請定國本出閣豫教早朝勤政酌宋應昌李如
松功罪之平上河南畿民圖薦寺丞鍾化民往振掌吏
科協孫丕揚主大計後以劾沈思考思孝與相詆貶三
官爲陝西布政司照磨里居二十六年光宗立起太常
少卿天啓中累遷刑部右侍郎旣歸遂卒崇禎初贈刑
部尚書

孫瑋字純玉渭南人萬曆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兵科給

事中劾中官魏朝及東廠辦事官鄭如金罪如金坐下
詔獄二人皆馮保心腹也初張居正以刑部侍郎同安
洪朝選輕遼王罪銜之後勞堪巡撫福建希居正意諷
同安知縣金枝摺撫朝選事堪飛章奏之命未下捕置
之獄絕其飯食三日死禁勿殮屍腐獄中堪尋召爲左
副都御史未至京而居正卒朝選子都察院檢校競訴
冤闕下堪復飛書抵馮保削競籍廷杖遣歸至是瑋白
發其事並及堪諸貪虐狀堪免官未幾朝選妻訴冤郎
檨亦爲訟競復援胡櫝王宗載事請與堪俱死乃遣堪
戍當是時廠衛承馮保餘威濫受民訟撫按訪察奸猾

多累無辜有司斷獄往往罪外加罰帝好用立枷重三百餘斤犯者立死瑋皆極陳其害詔立枷如故餘從瑋言以母病不候命擅歸坐謫桃源主簿久之歷遷太常卿三十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朝鮮用兵置軍天津月餉六萬悉派之民間先任巡撫汪應蛟役軍大治水田以所入充餉瑋踵行之田益墾遂免加派歲比不登旱蝗大水相繼瑋多方振救帝亦時出內帑佐之所條荒政率報允畿輔礦使倍他省礦已竭而搜鑿不已至歲責民賠納瑋累疏陳其害且列天津稅使馬堂六大罪皆不省就進兵部侍郎召爲右都御史督倉場進

戶部尚書督倉場如故大僚多缺命署戎政已又兼署兵部瑋言陛下以纍纍三印悉畀之臣豈真國無人耶臣所知大僚則有呂坤劉元震汪應蛟庶僚則有鄒元標孟一脈趙南星姜士昌劉九經臺諫則有王德完馮從吾輩皆德立行修足備任使苟更閱數年陛下卽欲用之不可得矣弗聽都御史自溫純去後八年不置代至四十年十二月外計期迫始命瑋以兵部尚書掌左都御史事瑋素負時望方欲振風紀而是時朋黨勢成言路大橫會南畿巡按御史荆養喬與提學御史熊廷弼相訐瑋議廷弼解職候勘廷弼黨官應震吳亮嗣輩

遂連章攻瑋瑋累疏乞休帝皆慰留無何吏部以年例出兩御史于外不關都察院瑋以失職求去益力疏十餘上明年七月稽首文華門出郭候命至十月始予告歸天啟改元起南京吏部尚書改兵部參贊機務三年召拜刑部尚書囚繫衆獄舍至不能容瑋請近畿者就州縣分繫內使王文進殺人下司禮議罪其餘黨付法司瑋言一獄不可分兩地請并文進下吏不聽其冬以吏部尚書再掌左都御史事累以老疾辭不允明年秋疾篤上疏曰今者天災迭見民不聊生內而城社可憂外而牖戶未固法紀凌遲人心瓦解陛下欲圖治平莫

如固結人心欲固結人心莫如登用善類舊輔臣劉一
燝憲臣鄒元標尚書周嘉謨王紀孫慎行盛以弘鍾羽
正等侍郎曹于汴詞臣文震孟科臣侯震暘臺臣江秉
謙寺臣滿朝薦部臣徐大相竝老成蹇諤跼伏草野良
可歎惜倘蒙簡擢必能昭德塞違爲陛下收拾人心尤
望寡欲以保聖躬勤學以進主德優容以廣言路明斷
以攬大權臣遘疾危篤報主無期敢竭微忱用當屍諫
遂卒贈太子太保魏忠賢用事陝西巡撫喬應甲劾瑋
素黨李三才趙南星不當叨冒恩恤詔追誥命奪其廢
崇禎初復之後諡莊毅

鍾羽正字叔濂益都人萬曆八年進士除滑縣知縣甫弱冠多惠政徵授禮科給事中疏言朝講不宜輟張鯨不宜赦不報遷工科左給事中出視宣府邊務哈刺慎老把都諸部挾增市賞二十七萬有奇羽正建議裁之與參政王象乾讐以利害莫敢動兵部左侍郎許守謙先撫宣府以賄聞羽正劾去之又劾罷副總兵張充實等而悉置諸侵盜軍資者於理還爲吏科都給事中劾禮部侍郎韓世能薊遼總督蹇達大理少卿楊四知洪聲遠不職四知聲遠坐貶謫時當朝觀請禁餽遺言臣罪莫大于貪然使內臣貪而外臣不應外臣貪而內臣

不援則尚相顧畏莫敢肆今內以外爲府藏外以內爲窟穴交通賂遺比周爲奸欲仕路清世運泰不可得也帝善其言敕所司禁之且命閣部大臣公事議於朝房毋私邸接賓客吏部推孟一脈應天府丞蔡時鼎江西提學副以呂興周馬猶龍帝惡一脈時鼎嘗建言皆用副者羽正率同列上言陛下不用一脈時鼎中外謂建白之臣不惟一時見斥而且復進無階銷忠直之氣結諫諍之舌非國家福疏入忤旨奪俸有差二十年正月偕同官李獻可等請皇長子出閣豫教帝怒謫獻可官羽正以已實主議請與同謫竟斥爲民杜門讀書士大

夫往來其地率辭不見林居幾三十年光宗立起太僕少卿未至進本寺卿天啟二年吏部將用爲左副都御史羽正辭曰馮公從吾僉院已久吾後入先之是長競也西臺何地可以是風有位乎乃受僉都御史而讓從吾爲副甫入署卽言方從哲進藥議諡封后移宮無謀鮮斷似佞似欺宜免其官秩使爲法受過沈淮結內援招權賄宜遄決其去羣小多不悅熊廷弼王化貞之獄衆議紛呶羽正言向者開原鐵嶺之罪不明致失遼陽遼陽之罪不明致失廣寧朝廷疆土堪幾番敗壞由是二人皆坐大辟會朱童蒙以講學擊鄒元標及從吾羽

正言書院之設實爲京師首善勸不當議禁因自劾乞
休頃之代從吾爲左副都御史俄改戶部右侍郎督倉
場明年春拜工部尚書故事奄人冬衣隔歲一給是夏
六月羣奄千餘人請預給蠶擁入署碎公座毆掾吏肆
罵而去蓋忌羽正者嗾奄使發難也羽正疏聞因求罷
詔司禮太監杖謫羣奄而諭羽正出視事羽正求去益
堅因言今帑藏殫虛九邊壯士日夜荷戈寢甲弗獲一
飽慶陵工卒負重乘高暴炎風赤日中求傭錢不得而
獨內官請乞朝至夕從此輩聞之其誰不含憤臣奉職
不稱義當罷黜復三疏自引歸踰年逆黨霍維華追理

三案言羽正委身門戶遂削奪崇禎初復官久之卒贈太子太保

陳道亨字孟起新建人萬曆十四年進士除刑部主事歷南京吏部郎中同里鄧以讚衷貞吉亦官南都人號江右三清遭母喪家煨于火僦屋以居窮冬無幃妻御葛裳與子拾遺薪爇以禦寒或有贈遺拒弗受由湖廣參政遷山東按察使右布政使轉福建爲左所至不私一錢以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光宗立進工部右侍郎總督河道天啟二年妖賊徐鴻儒作亂道亨守濟寧扼諸要害以衛漕舟事平增俸賜銀幣尋拜南京兵部尚

書參贊機務楊漣等羣擊魏忠賢被譙責道亨憤偕九卿上言高皇帝定令內臣止供埽除不得典兵預政陛下徒念忠賢微勞舉魁柄授之恣所欲爲舉朝忠諫皆不納何重視宦豎輕天下士大夫至此疏入不納道亨遂連疏求去詔許乘傳歸踰年卒道亨貞亮有守自參政至尚書不以家累自隨一蒼頭執爨而已崇禎初贈太子少保諡清襄子弘緒字士業爲晉州知州以文名贊曰光熹之際朝廷多故又承神宗頽廢之餘政體怠弛六曹罔修厥職周嘉謨張問達諸人懇懇奉公詩所稱不懈于位者蓋庶幾焉汪應蛟持國計謹出納水田

之議鑿鑿可見施行孫瑋請登用善類鍾羽正請禁餽
遺躋哉救時之良規也

明史卷二百四十一終

明史卷二百四十二

列傳第一百三十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李太保保和殿學士兼管吏部郎中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陳邦瞻

畢懋康

兄懋良

蕭近高

白瑜

程紹

翟鳳翀

郭尚賓

洪文衡

何喬遠

陳伯友

李成名

董應舉

林材

朱吾弼

林秉漢

張光前

陳邦瞻字德遠高安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授南京大

理寺評事歷南京吏部郎中出爲浙江參政進福建按察使遷右布政使改補河南分理彰德諸府開水田千頃建滏陽書院集諸生講習士民祠祀之就改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上林土官黃德勛弟德隆及子祚允叛德勛投田州土酋岑茂仁茂仁納之襲破上林殺德勛掠妻子金帛守臣問狀詭言德勛病亡乞以祚允繼邦瞻請討於朝會光宗嗣位卽擢邦瞻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遂移師討禽之海寇林莘老嘯聚萬餘人侵掠海濱邦瞻扼之不得逞澳夷築室青州奸民與通時侵內地邦瞻燔其巢召拜工

部右侍郎未上改兵部進左天啓二年五月疏陳四事
中言客氏旣出復入乃陛下過舉輔臣不封還內降引
義固爭致罪謫言者再蹈拒諫之失其何解於人言疏
入忤旨譙讓尋兼戶工二部侍郎專理軍需明年卒官
詔贈尚書邦瞻好學敦風節服官三十年吏議不及
畢懋康字孟侯歙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以中書舍人
授御史言內閣不當專用詞臣邊臣失律者宜重按部
郎田大年賀盛瑞中書舍人丁元薦以忤權要廢當雪
疏留中視鹽長蘆畿輔多河渠湮廢不治懋康言保定
清河其源發於滿城抵清苑而南十里則湯家口爲上

閘又十里則清楊爲下閘順流東下直抵天津旁近易安諸州新安雄完唐慶都諸縣竝通舟楫仰其利二閘創自永樂初日久頽圯急宜修復歲漕臨德二倉二十萬石餉保定易州紫荆諸軍足使士卒宿飽往者密雲昌平故不通漕萬曆初總督劉應節楊兆疏潮白二河陵泉諸水漕粟以餉二鎮二鎮之軍賴之此可倣而行也詔從之巡按陝西疏陳邊政十事劾罷副總兵王學書等七人請建宗學如郡縣學制報可改按山東擢順天府丞以憂去天啓四年起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懋康雅負器局敏歷中外與族兄懋良竝有清譽稱二畢

懋良字師臯先懋康舉進士由萬載知縣擢南京吏部主事歷副使至左布政使俱在福建振饑民減加派撫降海寇以善績稱懋康爲巡撫之歲懋良亦自順天府尹擢戶部右侍郎督倉場魏忠賢以懋康爲趙南星所引欲去之御史王際逵劾其附麗邪黨遂削籍而懋良亦以不附忠賢爲御史張訥所論落職閒住兄弟相繼去國士論更以爲榮崇禎初起懋康南京通政使越二年召拜兵部右侍郎尋罷而懋良亦起兵部左侍郎會京師戒嚴尚書張鳳翔以下皆獲罪懋良得原致仕去懋康再起南京戶部右侍郎督糧儲旋引疾歸兄弟皆

卒於家

蕭近高字抑之廬陵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擢禮科給事中甫拜官卽上疏言罷礦稅釋繫囚起廢棄三事明詔已頒不可中止帝怒奪俸一年頃之論江西稅使潘相擅刑宗人罪不報旣而停礦分稅之詔下相失利擅移駐景德鎮請專理窑務帝卽可之近高復力爭後江西撫按竝劾相相以爲近高主之疏詆甚力近高疏辨復劾相疏雖不行相不久自引去屢遷刑科都給事中知縣滿朝薦諸生王大義等皆忤中使繫獄三年近高請釋之不報遼東稅使高淮激民變近高

劾其罪請撤還帝不納又以淮誣奏逮同知王邦才參將李獲陽近高復論救會廷臣多劾淮者帝不得已徵還而邦才等繫如故無何極陳言路不通耳目壅蔽之患未幾又言王錫爵密揭行私宜止勿召朱賡被彈六十餘疏不當更留皆不報故事六科都給事中內外遞轉人情輕外率規避近高自請外補吏部侍郎楊時喬請亟許以成其美乃用爲浙江右參政進按察使以病歸起浙江左布政使所至以清操聞泰昌元年召爲太僕卿廷議紅丸之案近高言崔文昇李可灼當斬方從哲當勒還故里張差謀逆有據不可蔽以瘋癲歷工部

左右侍郎天啓二年冬引疾去御史黃尊素因言近高
暨侍郎余懋衡曹于汴饒伸太僕少卿劉弘謨劉宗周
竝辭榮養志清風襲人亟宜褒崇風勵有位詔許召還
五年冬起南京兵部添注左侍郎力辭不允時魏忠賢
勢張諸正人屏斥已盡近高不欲出遷延久之給事中
薛國觀劾其玩命遂落職崇禎初乃復卒於家

白瑜字紹明永平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
兵科給事中帝旣冊立東宮上太后徽號瑜請推廣孝
慈以敦儉持廉惜人才省冤獄四事進皆引祖訓及先
朝事以規時政辭甚切三十年京師旱陝西河南黃河

竭禮官請修省瑜言修省宜行實政今逐臣久錮累臣
久羈一蒙矜釋即可感格天心末言礦稅之害皆不報
累遷工科都給事中帝於射場營乾德臺瑜抗疏力諫
又再疏請斥中官王朝陳永壽帝不能無憾會瑜論治
河當專任遂責其勦拾陳言謫廣西布政使照磨以疾
歸光宗立起光祿少卿三遷太常卿給事中倪思輝朱
欽相御史王心一以直言被謫瑜抗疏論救天啓二年
由通政使拜刑部右侍郎署部事鄭貴妃兄子養性奉
詔還籍逗遛不去其家奴張應登訐其通塞外永寧伯
王天瑞者顯皇后弟也以后故銜鄭氏遂偕其弟錦衣

天麟交章劾養性不軌瑜以鄭氏得罪先朝而交通事實誣乃會都御史趙南星大理卿陳于廷等讞上其獄請抵奴誣告罪勒養性居遠方制可明年進左侍郎卒官贈尚書

程紹字公業德州人祖瑤江西右布政使紹舉萬曆十七年進士除汝寧推官徵授戶科給事中巡視京營副將佟養正等五人行賄求遷皆劾置於理帝遣使採礦河南紹兩疏言宜罷皆不報再遷吏科左給事中會大計京官御史許聞造訐戶部侍郎張養蒙等語侵吏部侍郎裴應章紹言聞造挾吏部以避計典且附會閣臣

張位聞造乃貶邊方主事趙世德考察貶官廷議征楊
應龍兵部舉世德知兵紹駁止之又劾文選郎楊守峻
守峻自引去饒州通判沈榜貶官貢緣稅監潘相得留
紹極言非法山西稅使張忠以夏縣知縣韓薰忤已奏
調之僻地紹又爭之帝怒斥爲民以沈一貫救詔鐫一
秩出之外給事中李應策御史李炳等爭之帝益怒并
薰斥爲民而奪應策等俸紹家居二十年光宗卽位起
太常少卿天啓四年歷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宗室居
儀封者爲盜窟紹列上其狀廢徙高牆臨漳民耕地漳
濱得玉璽龍紐龜形方四寸厚三寸文曰受命於天旣

壽永昌以獻紹紹聞之於朝畧言秦璽不足徵久矣今璽出適在臣疆旣不當復埋地下又不合私秘人間欲遣官恭進闕廷跡涉貢媚且至尊所寶在德不在璽故先馳奏聞候命進止昔王孫圉不寶玉珎齊威王不寶照乘前史美之陛下尊賢愛士野無留良尚有一代名賢如鄒元標馮從吾王紀周嘉謨盛以弘孫慎行鍾羽正余懋衡曹于汴等皆憂國奉公白首魁艾其他詞林臺諫一錮不起者竝皇國禎祥盛朝珍寶臣不能汲致明廷徒獻符貢瑞臣竊羞之願陛下惟賢是寶在朝之忠直勿事虛拘在野之老成亟圖登進彼區區秦璽之

眞僞又安足計哉魏忠賢方斥逐耆碩見之不悅後忠賢勢益張紹遂引疾歸崇禎六年薦起工部右侍郎越二年以年老四疏乞休去卒贈本部尚書

翟鳳翀字凌元益都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歷知吳橋任邱有治聲徵授御史疏薦鍾羽正趙南星鄒元標等因言宋季邪諂之徒終日請禁僞學信口詆譏近年號講學者不幸類此出按遼東宰賽煖免二十四營環開原而居歲爲邊患宰賽尤桀驁數敗官軍殺守將因挾邊吏增賞慶雲參將陳洪範所統止羸卒二千又恇怯不任戰鳳翀奏請益兵易置健將開原始有備又請所

在建常平倉括贖緩節公費易粟備荒帝善其議命推行於諸邊故遼陽參將吳希漢失律聽勘以內援二十年不決且謀復官鳳翀一訊成獄置之大辟邊人快之帝因挺擊之變召見廷臣於慈寧宮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無所言御史劉光復方發口遽得罪鳳翀上言陛下召對廷臣天威開霽千載一時輔臣宜舉朝端大政如皇太子皇長孫講學福府莊田鹺引大僚空虛考選沉閣以及中旨頻降邊警時聞水旱盜賊之相仍流移饑殍之載道一一縷奏於前乃緘默不言致光復以失儀獲罪光復一日未釋輔臣未可晏然也忤旨切責山

東大饑以鳳翀疏遣御史過庭訓齎十六萬金振之中
官呂貴假奸民奏留督浙江織造冉登提督九門誣奏
市民毆門卒下兵馬指揮歐相之吏邢洪辱御史凌漢
翀於朝給事中郭尚賓等劾之帝釋洪不問漢翀爲廢
將凌應登所毆洪復曲庇應登鳳翀抗疏極論貴登洪
三人罪且曰大臣造膝無從小臣叩關無路宦寺浸用
政令多違實開羣小假借之端成太阿倒持之勢帝大
怒謫山西按察使經歷而是時尚賓亦上疏極言比來
擬旨不由內閣託以親裁言官稍涉同類輒云黨附將
使大臣不肯盡言小臣不敢抗論天下事尚可爲哉乞

陛下明詔閣臣封還內降容納直諫以保治安忤旨謫江西布政使檢校閣臣及言官論救皆不納帝於章疏多不省故廷臣直諫者久不被譴至是二人同日謫官時稱二諫鳳翀旣謫三遷天啓初爲南京光祿少卿四年以大理少卿進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魏忠賢黨御史卓邁汪若極連章論之遂削籍崇禎二年起兵部右侍郎尋出撫天津以疾歸卒贈兵部尚書尚賓字朝諤南海人鳳翀同年進士自吉安推官授刑科給事中遇事輒諫諍尤憤中官之橫嘗因事論稅使李鳳高案潘相頗稱敢言已竟謫官光宗時乃復起累官刑部右侍

郎亦以不附忠賢削籍崇禎初爲兵部右侍郎卒贈尚書

洪文衡字平仲歙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帝將封皇長子爲王偕同官賈巖合疏爭尋改禮部與郎中何喬遠善喬遠坐誣誤被謫文衡已遷考功主事竟引病歸起補南京工部歷郎中力按舊章杜中貴橫索節冗費爲多官工部九年進光祿少卿改太常督四夷館中外競請起廢帝率報寢久之乃特起顧憲成憲成已辭疾忌者猶憚其進用御史徐兆魁首疏力攻之文衡慮帝惑兆魁言抗章申雪因言今兩都九列強半無

人仁賢空虛識者浩歎所堪選擇而使者祇此起廢一途今憲成尚在田間已嬰羅罔俾聖心愈疑連茹無望貽禍賢者流毒國家實兆魁一疏塞之矣尋進大理少卿以憂去泰昌元年起太常卿光宗旣崩議升祔文衡請祧睿宗曰此肅宗一時崇奉之情不合古誼且睿宗嘗爲武宗臣矣一旦加諸其上禮旣不合情亦未安當時臣子過於將順因循至今夫情隆於一時禮垂於萬世更定之舉正在今時疏格不行未幾卒贈工部右侍郎文衡天性孝友居喪斷酒肉不處內者三年生平不妄取一介喬遠字穉孝晉江人萬曆十四年進士除刑

部主事歷禮部儀制郎中神宗欲封皇長子爲王喬遠力爭不可同官陳泰來等言事被謫抗疏救之石星主封倭而朝鮮使臣金晬泣言李如松沈惟敬之誤致國人束手受刃者六萬餘人喬遠卽以聞因進累朝馭倭故事帝頗心動而星堅持已說疏竟不行坐累謫廣西布政使經歷以事歸里居二十餘年中外交薦不起光宗立召爲光祿少卿移太僕王化貞駐兵廣寧主戰喬遠畫守禦策力言不宜輕舉無何廣寧竟棄天啓二年進左通政鄒元標建首善書院朱童蒙等劾之喬遠言書院上梁文實出臣手義當并罷語侵童蒙進光祿卿

通政使五疏引疾以戶部右侍郎致仕崇禎二年起南京工部右侍郎給事中盧兆龍劾其衰庸自引去喬遠博覽好著書嘗輯明十三朝遺事爲名山藏又纂閩書百五十卷頗行於世然援据多舛云

陳伯友字仲恬濟寧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行人擢刑科給事中甫拜命卽劾罷河南巡撫李思孝俄論鄒之麟科場弊宜勘奄豎辱駙馬冉興讓宜置之法楚宗英雉蘊鈺良吏滿朝薦王邦才等宜釋已又言陛下清明之心不幸中年爲利所惑皇皇焉若不足以致財匱民艱家成徹骨之貧人抱傷心之痛今天下所以杌隉

傾危而不可救藥者此也又言李廷機去國操縱不出
上裁至外而撫按內而庶僚去留無所斷決士大夫意
見分歧議論各異陛下漫無批答曷若盡付外廷公議
於以平曲直定國是乎帝皆不省熊廷弼爲荆養喬所
訐伯友與李成名等力主行勘旣又陳時政四事言擬
旨必由內閣昨科臣曾六德之處分閣臣葉向高之典
試悉由內降而福王之國之旨亦於他疏批行非獨褻
天言抑且貽陰禍法者天下所共黜國公沐昌祚請令
其孫啓元代鎮已非法矣乃撫按據法請勘而以內批
免之疑中有隱情御史呂圖南改提學此爭爲賢彼爭

爲不肖盍息兩家戈矛共圖軍國大計福王久應之國
今春催請不下數百疏何以忽易期疏亦留中尋以艱
去及服除廷議多排東林遂不出至四十六年以年例
卽家除河南副使天啓四年屢遷太常寺卿治少卿事
楊漣劾魏忠賢伯友亦偕卿胡世賞等抗疏極論明年
十二月御史張樞劾其倚附東林遂削奪莊烈帝卽位
詔復官未及用而卒成名字寰知太原衛人祖應時南
京戶部員外郎以清白著成名舉萬曆三十二年進士
授中書舍人擢吏科給事中疏陳銓政失平語侵尚書
趙煥俄請釋累臣滿朝薦言朝薦不釋則諸璫日肆國

家患無已吏部侍郎方從哲中旨起官成名抗疏劾之
并及其子恣橫狀從哲求去帝不許是時黨人日攻東
林成名遂移疾歸家居五年起山東副使天啓初遷湖
廣參政入爲太僕少卿四年春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
贛魏忠賢以成名爲趙南星所用因所屬給由犯御諱
除其名爲巡撫止八月士民祠祀焉崇禎改元召拜戶
部右侍郎以左侍郎專理邊餉京師戒嚴改兵部帝召
對平臺區畫兵事甚悉數月而罷卒於家

董應舉字宗相閩縣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除廣州教
授與稅監李鳳爭學傍孺地鳳舍人馳騎文廟前繫其

馬用是有名遷南京國子博士再遷南京吏部主事召爲文選主事歷考功郎中告歸起南京大理丞四十六年閏四月日中黑子相鬪五月朔有黑日掩日日無光時遼東撫順已失應舉言日生黑眚乃强敵侵凌之徵亟宜勤政修備以消禍變因條上方略帝置不省天啓改元再遷太常少卿督四夷館二年春陳急務數事極言天下兵耗民離疆宇日蹙由主威不立國法不行所致帝以爲應舉知兵令專任較射演武已上言保衛神京在設險營屯遂擢應舉太僕卿兼河南道御史經理天津至山海屯務應舉以責太重陳十難十利帝悉敕

所司從之乃分處遼人萬三千餘戶於順天永平河間保定詔書褒美遂用公帑六千買民田十二萬餘畝合閒田凡十八萬畝廣募耕者畀工廩田器牛種濬渠築防教之藝稻農舍倉廨場圃舟車畢具費二萬六千而所收黍麥穀五萬五千餘石廷臣多論其功就進右副都御史天津葛沽故有水陸兵二千應舉奏令屯田以所入充歲餉屯利益興五年六月朝議以屯務旣成當廣鼓鑄乃改應舉工部右侍郎專領錢務開局荊州尋議給兩淮鹽課爲鑄本命兼戶部侍郎并理鹽政應舉至揚州疏請釐正鹽規議商人補行積引增輸銀視正

引之半爲部議所格應舉方奏析而巡鹽御史陸世科惡其侵官劾之魏忠賢傳旨詰讓御史徐揚先遂希指再劾落職閒住崇禎初復官應舉好學善文其居官慷慨任事在家好興利捍患比沒海濱人祠祀之

林材字謹任閩縣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舒城知縣擢工科給事中吏部推鄭洛戎政尚書起張九一貴州巡撫材極言兩人不當用九一遂罷王錫爵赴召材疏論并及趙志臯張位再請建儲豫教又爭三王竝封之謬屢遷吏科都給事中劾罷南京尚書郝杰徐元泰經略宋應昌惑沈惟敬力請封貢材乞斬應昌惟敬不報志

臯位擬旨失當材抗疏駁之二十二年夏六月西華門災材偕同官上言切指時政缺失帝愠甚以方修省不罪吏部推顧養謹總理河道材論止之兵部將大敘平壤功材力詆石星罔上星乃不敢濫敘其冬復率同官言成憲不當爲祭酒馮夢禎不當爲詹事劉元震不當爲吏部侍郎帝積前怒言材屢借言事誣謗大臣今復暗傷善類乃貶三官餘停俸一歲會御史崔景榮等論救再貶程鄉典史材遂歸里不出光宗卽位始起尚寶丞再遷太僕少卿還朝未幾卽乞歸天啓中起南京通政使卒崇禎初贈右都御史

朱吾弼字諧卿高安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寧國推官徵授南京御史大學士趙志臯弟學仕爲南京工部主事以賊敗南京刑部因志臯故輕其罪議調饒州通判吾弼疏論竟謫戍之奏請建國本簡閣臣補言官罷礦稅不報山西巡撫魏允貞爲稅使孫朝所訐吾弼乞治朝欺罔罪廣東稅使李鳳乾沒奸人王遇桂請稅江南田契吾弼皆疏論其罪時無賴子蠡起言利廷臣輒連章力爭帝雖不盡從亦未嘗不容其切直雷震皇陵吾弼請帝廷見大臣講求祖宗典制次第舉行與天下更始尋復言陛下孝敬疏於郊廟惕厲弛於朝講土木盛

宮苑榛蕪遍殿廷羣小橫中外正士困囹圄閭閻以磻
稅竭郵傳以輪輓疲流亡以水旱增郡縣以徵求困草
澤生心衣冠喪氣公卿不能補牘臺諫無從引裾不可
不深察而改圖也末言禮部侍郎郭正域疾惡嚴居已
峻不可以楚事棄先是楚假王議起首輔沈一貫陰左
右王以正域請行勘嗾其黨錢夢臯輩逐之去舉朝無
敢留正域及言楚事者吾弼獨抗章申理而御史林秉
漢以楚宗人戕殺巡撫亦請詳勘且言王旣非假何憚
於勘吾弼秉漢遂爲一貫等所惡會夢臯京察將黜遂
訐秉漢爲正域鷹犬語侵沈鯉楊時喬溫純秉漢坐貶

貴州按察司檢校而夢臯得留郎中劉元珍論之反獲譴吾弼復疏直元珍請黜夢臯因力詆一貫亦忤旨停俸一年遂移疾去居三年起南京光祿少卿召爲大理右丞齊楚浙三黨用事吾弼復辭疾歸熹宗立召還屢遷南京太僕卿天啓五年爲御史吳裕中劾罷秉漢字伯昭長泰人按廣東亦再疏劾李鳳旣謫尋移疾歸卒於家天啓中贈太僕少卿

張光前字爾荷澤州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蒲圻知縣補安肅甫四月擢吏部驗封主事歷文選員外郎稽勲郎中乞假去天啓四年趙南星爲尚書起爲文選郎

中甫視事魏忠賢欲逐南星假廷推謝應祥事矯旨切責南星時與推應祥者員外郎夏嘉遇非光前也光前抗疏爭之曰南星人品事業昭灼人耳目忽奉嚴旨責以不公忠臣竊惑之選郎諸曹領袖尚書臂指南星所甄別進退臣實佐之功罪與其乞先賜罷斥亦被旨切責未幾以推喬允升等代南星忤忠賢意削侍郎陳于廷及楊漣左光斗籍光前又抗疏曰會推尚書于廷主議臣執筆謹席橐待罪遂貶三秩調外任光前操行清嚴峻却請謁知縣石三畏贓私狼籍得輿援將授臺諫光前出之爲王官其黨咸側目明年光前兄右布政使

明史卷二百四十二
列傳
光緒治兵遵化爲奄黨門克新所劾亦削籍兄弟竝以忤奄去見稱於世崇禎元年起光祿少卿不赴三年起太常已進大理少卿累疏乞休及家而卒

贊曰朝政弛則士大夫騰空言而少實用若陳邦瞻畢懋康翟鳳翀董應舉尚思有所建立惜不逢明作之朝故所表見止此耳蕭近高洪文衡諸人皆以清素自矢白瑜論鄭氏獄能持平固卿貳之錚錚者歟

明史卷二百四十二終

明史卷二百四十三

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軍事加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趙南星

鄒元標

孫慎行

盛以弘

高攀龍

馮從吾

趙南星字夢白高邑人萬曆二年進士除汝寧推官治行廉平稍遷戶部主事張居正寢疾朝士羣禱南星與顧憲成姜士昌戒弗往居正歿調吏部考功引疾歸起歷文選員外郎疏陳天下四大害言楊巍乞休左都御

史吳時來謀代之忌戶部尚書宋纁聲望連疏排擠副都御史詹仰庇力謀吏兵二部侍郎大臣如此何以責小臣是謂干進之害禮部尚書沈鯉侍郎張位諭德吳中行南京太僕卿沈思孝相繼自免獨南京禮部侍郎趙用賢在詞臣黃洪憲輩每陰讒之言官唐堯欽孫愈賢蔡系周復顯爲詆誣衆正不容宵人得志是謂傾危之害州縣長吏選授太輕部寺之官計日而取郡守不問才行而撫按論人贓私有據不曰未甚則曰任淺概止降調其意以爲惜才不知此乃惜不才也吏治日汙民生日瘁是謂州縣之害鄉官之權大於守令橫行無

忌莫敢誰何如渭南知縣張棟治行無雙裁抑鄉官被
讒不獲行取是謂鄉官之害四害不除天下不可得治
疏出朝論譴之而中所抨擊悉時相所庇於是給事中
李春開起而駁之其疏先下南星幾獲譴給事中王繼
光史孟麟萬自約部曹姜士昌吳正志竝助南星詆春
開且發時來仰庇洪憲讒諂狀春開氣沮然南星卒以
病歸再起歷考功郎中二十一年大計京官與尚書孫
龍秉公澄汰首黜所親都給事中王三餘及龍甥文選
員外郎呂廕昌他附麗政府及大學士趙志臯弟皆不
免政府大不堪給事中劉道隆因劾吏部議留拾遺庶

僚非法得旨南星等專權植黨貶三官俄因李世達等
疏救斥南星爲民後論救者悉被譴讎亦去位一時善
類幾空事具讞傳南星里居名益高與鄒元標顧憲成
海內擬之三君中外論薦者百十疏卒不起光宗立起
太常少卿俄改右通政進太常卿至則擢工部右侍郎
居數月拜左都御史慨然以整齊天下爲任天啓三年
大計京官以故給事中忝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
先朝結黨亂政議黜之吏科都給事中魏應嘉力持不
可南星著四凶論卒與考功郎程正己置四人不謹他
所澄汰一如爲考功時浙江巡按張素養薦部內人材

及姚宗文邵輔忠劉廷元南星劾其謬素養坐奪俸先是巡方者有提薦之例南星已奏止之而陝西高弘圖山西徐揚先宣大李思啓河東劉大受復踵行如故南星竝劾奏之巡方者始知畏法尋代張問達爲吏部尚書當是時人務奔競苞苴恣行言路橫尤甚每文選郎出輒邀之半道爲人求官不得則加以惡聲或逐之去選郎卽公正無如何尚書亦太息而已南星素疾其弊銳意澄清獨行己志政府及中貴亦不得有所干請諸人憚其剛嚴不敢犯有給事爲貲郎求鹽運司卽注貲郎王府而出給事於外知縣石三畏素貪貲緣將行取

南星亦置之王府時進士無爲王官者南星不恤也魏忠賢雅重之嘗於帝前稱其任事一日遣弟子傅應星介一中書贊見南星麾之去嘗竝坐弘政門選通政司參議正色語忠賢曰主上冲齡我輩內外臣子宜各努力爲善忠賢默然怒形於色大學士魏廣微南星友允貞子也素以通家子畜之廣微入內閣嘗一至南星門拒勿見又嘗嘆曰見泉無子見泉允貞別號也廣微恨刺骨與忠賢比而齟南星東林勢盛衆正盈朝南星益搜舉遺佚布之庶位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秉憲李騰芳陳于廷佐銓魏大中袁化中長科道鄭三俊李邦華孫

居相饒伸王之宗輩悉置卿貳而四司之屬鄒維璉夏
嘉遇張光前程國祥劉廷諫亦皆民譽中外忻忻望治
而小人側目滋欲去南星給事中傅櫬以維璉改吏部
已不與聞首假汪文言發難劾南星紊舊制植私人維
璉引去南星奏留之小人愈恨會璉劾忠賢疏上宮府
益水火南星遂杜門乞休不許攀龍之劾崔呈秀也南
星議戍之呈秀窘夜走忠賢邸叩頭乞哀言不去南星
及攀龍璉等我兩人未知死所忠賢大以爲然遂與定
謀會山西缺巡撫河南布政使郭尚友求之南星以太
常卿謝應祥有清望首列以請旣得旨而御史陳九疇

受廣微指言應祥嘗知嘉善大中出其門大中以師故謀於文選郎嘉遇而用之徇私當斥大中嘉遇疏辯語侵九疇九疇再疏力詆竝下部議南星攀龍極言應祥以人望推舉大中嘉遇無私九疇妄言不可聽忠賢大怒矯旨黜大中嘉遇并黜九疇而責南星等朋謀結黨南星遽引罪求去忠賢復矯旨切責放歸明日攀龍亦引去給事中沈惟炳論救亦出之外俄以會推忤忠賢意并斥于廷漣光斗化中引南星所擯徐兆魁喬應甲王紹徽等置要地小人競進天下大柄盡歸忠賢矣忠賢及其黨惡南星甚每矯敕諭必目爲元凶於是御史

張訥劾南星十大罪并劾維璉國祥嘉遇及王允成得旨竝削籍令再奏南星私黨訥復列上邦華及孫鼎相等十四人竝貶黜自是爲南星擯棄者無不拔擢其素所推獎者率遭奇禍諸干進速化之徒一擊南星輒遂所欲而石三畏亦起爲御史疏攻南星及李三才顧憲成孫丕揚王圖等十五人死者皆削奪縉紳禍益烈尋以汪文言獄詞連及南星下撫按提問適郭尚友巡撫保定而巡按馬逢臯亦憾南星乃相與庭辱之笞其子清衡及外孫王鍾龐繫之獄坐南星贓萬五千南星家素貧親故捐助始獲竣卒戍南星代州清衡莊浪鍾龐

永昌嫡母馮氏生母李氏竝哀慟而卒子生七齡驚怖死南星抵戍所處之怡然莊烈帝登極有詔赦還巡撫牟志夔忠賢黨也故遲遣之竟卒於戍所崇禎初贈太子太保諡忠毅櫬呈秀廣微九疇兆魁應甲紹徽訥三畏尚友志夔俱名麗逆案爲世大僇焉

鄒元標字爾瞻吉水人九歲通五經泰和胡直嘉靖中進士官至福建按察使師歐陽德羅洪先得王守仁之傳元標弱冠從直遊卽有志爲學舉萬曆五年進士觀政刑部張居正奪情元標抗疏切諫且曰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欲爲自用

太甚其設施乖張者如州縣入學限以十五六人有司希指更損其數是進賢未廣也諸道決囚亦有定額所司懼罰數必取盈是斷刑太濫也大臣持祿苟容小臣畏罪緘默有今日陳言而明日獲譴者是言路未通也黃河泛濫爲災民有駕蒿爲巢啜水爲餐者而有司不以聞是民隱未周也其他用刻深之吏沮豪傑之材又不可枚數矣伏讀敕諭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旣去前功盡隳陛下言及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弼成聖學輔翼聖志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且幸而居正丁艱猶可挽留脫不幸遂捐館舍陛下之學將終不成志

將終不定耶臣觀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若以奔喪爲常事而不屑爲者不知人惟盡此五常之道然後謂之人今有人於此親生而不顧親死而不奔猶自號於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爲喪心則以爲禽獸可謂之非常人哉疏就懷之入朝適廷杖吳中行等元標俟杖畢取疏授中官給曰此乞假疏也及入居正大怒亦廷杖八十謫成都勻衛衛在萬山中夷獠與居元標處之怡然益究心理學學以大進巡按御史承居正指將害元標行次鎮遠一夕御史暴死元標謫居六年居正歿召拜吏科給事中首陳培聖德親臣

工肅憲紀崇儒行飭撫臣五事尋劾罷禮部尚書徐學謨南京戶部尚書張士佩徐學謨者嘉定縣人嘉靖中爲荊州知府景恭王之藩德安欲奪荊州城北沙市地學謨力抗不予爲王所劾下撫按逮問改官荊州人德之稱沙市爲徐市居正素與厚萬曆中累遷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居正歸葬父學謨事之謹召爲刑部侍郎越二年擢禮部尚書自弘治後禮部長非翰林不授惟席書以言大禮故由他曹遷萬士和不由翰林然先歷其部侍郎學謨徑拜尚書廷臣以居正故莫敢言居正卒學謨急締姻於大學士申時行以自固及奉命擇壽

宮通政參議梁子琦劾其始結居正繼附時行詔爲奪子琦俸元標復劾之遂令致仕歸慈寧宮災元標復上時政六事中言臣曩進無欲之訓陛下試自省果無欲耶寡欲耶語云欲人勿聞莫若勿爲陛下誠宜翻然自省加意培養當是時帝方壯齡留意聲色游宴謂元標刺已怒甚降旨譙責首輔時行以元標已門生而劾罷其姻學謨亦心憾遂謫南京刑部照磨就遷兵部主事召改吏部進員外郎以病免起補驗封陳吏治十事民瘼八事疏幾萬言文選缺員外郎尚書宗纁請用元標久不獲命纁連疏趣之給事中楊文煥御史何選亦以

爲言帝怒詰責纁謫文煥選於外而調元標南京刑部
尚書石星論救亦被譙讓元標居南京三年移疾歸久
之起本部郎中不赴旋遭母憂里居講學從游者日衆
名高天下中外疏薦遺佚凡數十百上莫不以元標爲
首卒不用家食垂三十年光宗立召拜大理卿未至進
刑部右侍郎天啓元年四月還朝首進和衷之說言今
日國事皆二十年諸臣醞釀所成往者不以進賢讓能
爲事日錮賢逐能而言事者又不降心平氣專務分門
立戶臣謂今日急務惟朝臣和衷而已朝臣和天地之
和自應向之論人論事者各懷偏見偏生迷迷生執執

而爲我不復知有人禍且移於國今與諸臣約論一人
當惟公惟平毋輕搖筆端論一事當懲前慮後毋輕試
耳食以天下萬世之心衡天下萬世之人與事則議論
公而國家自享安靜和平之福因薦涂宗濬李邦華等
十八人帝優詔褒納居二日復陳拔茅闡幽理財振武
數事及保泰四規且請召用葉茂才趙南星高攀龍劉
宗周丁元薦而恤錄羅大紘雒于仁等十五人帝亦褒
納初元標立朝以方嚴見憚晚節務爲和易或議其遜
初仕時元標笑曰大臣與言官異風裁蹕絕言官事也
大臣非大利害卽當護持國體可如少年悻動耶時朋

黨方盛元標心惡之思矯其弊故其所薦引不專一途嘗欲舉用李三才因言路不與元標卽中止王德完譏其首鼠元標亦不較南京御史王允成等以兩人不和請帝諭解元標言臣與德完初無纖芥此必有人交構其間臣嘗語朝士曰方今上在冲歲敵在門庭祇有同心共濟倘復黨同伐異在國則不忠在家則不孝世自有無偏無黨之路柰何從室內起戈矛耶帝嗣位已久而先朝廢死諸臣猶未贈卹元標再陳闡幽之典言益懇切其年十二月改吏部左侍郎未到官拜左都御史明年典外察去留惟公御史潘汝楨過庭訓雅有物議

及庭訓秩滿汝楨注考溢美元標疏論之兩人竝引疾去已言丁巳京察不公專禁錮異已請收錄章家禎丁元薦史記事沈正宗等二十二人由是諸臣多獲昭雪又言明詔收召遺佚而諸老臣所處猶是三十年前應得之官宜添注三品崇秩昭陛下褒尊者舊至意帝納其言於是兩京太常太僕光祿三卿各增二員孫慎行之論紅丸也元標亦上疏曰乾坤所以不毀者惟此綱常綱常所以植立者恃此信史臣去年舟過南中南中士大夫爭言先帝猝然而崩大事未明難以傳信臣初不謂然及旣入都爲人言先帝盛德宜速登信史諸臣

曰言及先帝彌留大事令人閣筆誰敢領此臣始有疑
於前日之言元輔方從哲不伸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
典卽謂無其心何以自解於世且從哲秉政七年未聞
建樹何事但聞馬上一日三趣戰喪我十萬師徒訊問
誰秉國成而使先帝震驚奸人闖宮豺狼當路儉邪亂
政從哲何詞以對從來懲戒亂賊全在信史失今不成
安所底止時刑部尚書黃克纘希內廷意羣小和之而
從哲世居京師黨附者衆崔文昇黨復彌縫於內格慎
行與衆議皆不得伸未幾愼行及王紀偕逐元標疏救
不聽元標自還朝以來不爲危言激論與物無猜然小

人以其東林也猶忌之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
慮明年京察不利已潛謀驅逐會元標與馮從吾建首
善書院集同志講學童蒙首請禁之元標疏辨求去帝
已慰留允厚復疏劾語尤妄誕而魏忠賢方竊柄傳旨
謂宋室之亡由於講學將加嚴譴葉向高力辨且乞同
去乃得溫旨興治及允厚復交章力攻興治至比之山
東妖賊元標連疏請益力詔加太子少保乘傳歸陞辭
上老臣去國情深疏歷陳軍國大計而以寡欲進規人
爲傳誦四年卒於家明年御史張訥請毀天下講壇力
詆元標忠賢遂矯旨削奪崇禎初贈太子太保吏部尚

書諡忠介童蒙等旣劾元標遂得罪清議尋以年例外遷及忠賢得志三人竝召還歲餘允厚至戶部尚書太子太保童蒙至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母死不持服爲忠賢建生祠興治亦加至太僕卿忠賢敗三人竝麗逆案云

孫慎行字聞斯武進人幼習聞外祖唐順之緒論卽嗜學萬曆二十三年舉進士第三人授編修累官左庶子數請假里居鍵戶息交覃精理學當事請見率不納有以政事詢者不答四十一年五月由少詹事擢禮部右侍郎署部事當是時郊廟大享諸禮帝二十餘年不躬

親東宮輟講至八年皇長孫九齡未就外傳瑞王二十
三未婚楚宗人久錮未釋代王廢長立幼久不更正臣
僚章奏一切留中福府莊田取盈四萬頃愼行竝切諫
已念東宮開講皇孫出閣係宗社安危疏至七八上代
王廢長子鼎渭立愛子鼎莎李廷機爲侍郎時主之其
後羣臣爭者百餘疏帝皆不省愼行屢疏爭乃獲更置
楚宗人擊殺巡撫趙可懷爲首六人論死復錮英嫵等
二十三人於高牆禁蘊鈞等二十三人於遠地愼行力
白其非叛諸人由此獲釋皇太子儲位雖定福王尚留
京師須莊田四萬頃乃行宵小多窺伺廷臣請之國者

愈衆帝愈遲之慎行疏十餘上不見省最後貴妃復請
帝留王慶太后七旬壽節羣議益籍籍慎行乃合文武
諸臣伏闕力請大學士葉向高亦爭之強帝不得已許
明年季春之國羣情始安韓敬科場之議慎行擬黜敬
而家居時素講學東林敬黨尤忌之會吏部缺侍郎廷
議改右侍郎李鋹於左而以慎行爲右命俱未下御史
過廷訓因言鋹未履任何復推慎行給事中元詩教和
之慎行隨四疏乞歸出城候命帝乃許之已而京察御
史韓浚等以趣福王之國謂慎行邀功列之拾遺疏中
帝察其無罪獲免熹宗立召拜禮部尚書初光宗大漸

鴻臚寺丞李可灼以紅鉛丸藥進俄帝崩廷臣交章劾
之大學士方從哲擬旨令引疾歸賚以金幣天啓元年
四月慎行還朝上疏曰先帝驟崩雖云夙疾實緣醫人
用藥不審閱邸報知李可灼紅丸乃首輔方從哲所進
夫可灼官非太醫紅丸不知何藥乃敢突然以進昔許
悼公飲世子藥而卒世子卽自殺春秋猶書之爲弑然
則從哲宜何居速引劍自裁以謝先帝義之上也合門
席橐以待司寇義之次也乃悍然不顧至舉朝共攻可
灼僅令回籍調理豈不以已實薦之恐與同罪與臣以
爲從哲縱無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難免弑

之實實錄中卽欲爲君父諱不敢不直書方從哲連進藥二丸須臾帝崩恐百口無能爲天下後世解也然從哲之罪實不止此先是則有皇貴妃欲爲皇后事古未有天子旣崩而立后者倘非禮官執奏言路力持幾何不遺禍宗社哉繼此則有諡皇祖爲恭皇帝事歷考晉隋周宋其末世亡國之君率諡曰恭而以加之我皇祖豈真不學無術實乃呪詛君國等於亡王其設心謂何後此則有選侍垂簾聽政事劉遜李進忠么麼小豎何遂膽大揚言說者謂二豎早以金寶輪從哲家若非九卿臺諫力請移宮選侍一日得志陛下幾無駐足所聞

爾時從哲濡遲不進科臣趣之則云遲數日無害任婦寺之縱橫忍君父之杌隍爲大臣者宜爾乎臣在禮言禮其罪惡逆天萬無可生之路若其他督戰悞國罔上行私縱情蔑法干犯天下之名義釀成國家之禍患者臣不能悉數也陛下宜急討此賊雪不共之仇毋詢近習近習皆從哲所攀援也毋拘忌諱忌諱卽從哲所布置也并急誅李可灼以洩神人之憤時朝野方惡從哲愼行論雖過刻然爭戢其言顧近習多爲從哲地帝乃報曰舊輔素忠愼可灼進藥本先帝意卿言雖忠愛事屬傳聞并進封移宮事當日九卿臺諫官親見者當據

實會奏用釋羣疑於是從哲疏辨刑部尚書黃克纘右從哲亦曲爲辨慎行復疏折之曰由前則過信可灼有輕進藥之罪由後則曲庇可灼有不討賊之罪兩者均無辭乎弑也從哲謂移宮有揭但諸臣之請在初二從哲之請在初五爾時章疏入乾清不入慈慶者已三日國政幾於中斷非他輔臣訪知與羣臣力請其害可勝言哉伏讀聖諭輔臣義在體國爲朕分憂今似此景象何不代朕傳諭一言屏息紛擾君臣大義安在又云朕凌虐不堪晝夜涕泣六七日夫從哲爲顧命元臣使少肯義形於色何至今至尊憂危如此惟阿婦寺之意多

戴聖明之意少故敢於凌皇祖悖皇考而欺陛下也未復力言克纘之謬章竝下廷議旣而議上惟可灼下吏戍邊從哲置不問山東巡撫奏五月中日中月星竝見愼行以爲大異疏請修省語極危切秦王誼漣由旁枝進封其四子法不當封郡王厚賄近倖遂得溫旨愼行堅不奉詔三疏力爭不得二年七月謝病去其冬廷推閣臣以愼行爲首吏部侍郎盛以弘次之魏忠賢抑不用用顧秉謙朱國禎朱延禧魏廣微朝論大駭葉向高連疏請用兩人竟不得命已忠賢大熾議修三朝要典紅丸之案以愼行爲罪魁其黨張訥遂上疏力詆有詔

削奪未幾劉志選復兩疏追劾詔撫按提問遣戍寧夏
未行莊烈帝嗣位以赦免崇禎元年命以故官協理詹
事府力辭不就慎行操行峻潔爲一時搢紳冠朝士數
推轂入閣吏部尚書王永光力排之迄不獲用八年廷
推閣臣屢不稱旨最後以慎行及劉宗周林釭名上帝
卽召之慎行已得疾甫入都卒贈太子太保諡文介盛
以弘字子寬潼關衛人父訥字敏叔訥父德世職指揮
也討洛南盜戰死訥號泣請於當事水漿不入口者數
日爲發兵討斬之久之舉隆慶五年進士由庶吉士累
官吏部右侍郎與尚書陳有年左侍郎趙參魯共釐銓

政母憂歸以篤孝聞卒贈禮部尚書天啓初謚文定以
弘萬曆二十六年進士由庶吉士累官禮部尚書天啓
三年謝病歸魏忠賢亂政落其職崇禎初起故官協理
詹事府卒官明世衛所世職用儒業顯者訥父子而已
高攀龍字存之無錫人少讀書輒有志程朱之學舉萬
曆十七年進士授行人四川僉事張世則進所著大學
初義詆程朱章句請頒天下攀龍抗疏力駁其謬其書
遂不行侍郎趙用賢都御史李世達被訐去位朝論多
咎大學士王錫爵攀龍上疏曰近見朝宁之上善類擯
斥一空大臣則孫鑰李世達趙用賢去矣小臣則趙南

星陳泰來顧允成薛敷教張納陞于孔兼賈巖斥矣邇者李禎曾乾亨復不安其位而乞去矣選郎孟化鯉又以推用言官張棟空署而逐矣夫天地生才甚難國家需才甚亟廢斥如此後將焉繼致使正人扼腕曲士彈冠世道人心何可勝慨且今陛下朝講久輟廷臣不獲望見顏色天言傳布雖曰聖裁隱伏之中莫測所以故中外羣言不曰輔臣欲除不附已則曰近侍不利用正人陛下深居九重亦曾有以諸臣賢否陳於左右而陛下於諸臣亦嘗一思其得罪之故乎果以爲皆由聖怒則諸臣自孟化鯉而外未聞忤旨何以皆罷斥即使批

鱗逆耳如董基等陛下已嘗收錄何獨於諸臣不然臣恐陛下有祛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借以行媚嫉之私陛下有容言之盛心而臣工反遺以拒諫諍之誚傳之四海垂諸史冊爲聖德累不小輔臣王錫爵等跡其自待若愈於張居正申時行察其用心何以異於五十步笑百步卽如諸臣罷斥果以爲當然則是非邪正恒人能辨何忍坐視至尊之過舉得毋內洩其私憤而利於斥逐之盡乎末力詆鄭材楊應宿讒諂宜黜應宿亦疏訐攀龍語極妄誕疏竝下部院議請薄罰兩臣稍示懲創帝不許鐫應宿二秩謫攀龍揭陽添注典史御史吳弘

濟等論救并獲譴攀龍之官七月以事歸尋遭親喪遂
不出家居垂三十年言者屢薦帝悉不省熹宗立起光
祿丞天啓元年進少卿明年四月疏劾戚畹鄭養性言
張差挺擊實養性父國泰主謀今人言籍籍咸疑養性
交關奸宄別懷異謀積疑不解當思善全之術至劉保
謀逆中官盧受主之劉于簡獄詞具在受本鄭氏私人
而李如楨一家交關鄭氏計陷名將失地喪師于簡原
供明言李永芳約如楨內應若崔文昇素爲鄭氏腹心
知先帝症虛故用泄藥罪在不赦陛下僅行斥逐而文
昇猶潛住都城宜勒養性還故里急正如楨文昇典刑

用章國法疏入責攀龍多言然卒遣養性還籍孫慎行以紅丸事攻舊輔方從哲下廷議攀龍引春秋首惡之誅歸獄從哲給事中王志道爲從哲解攀龍遺書切責之尋改太常少卿疏陳務學之要因言從哲之罪非止紅丸其最大者在交結鄭國泰國泰父子所以謀危先帝者不一始以張差之梃繼以美姝之進終以文昇之藥而從哲實左右之力扶其爲鄭氏者力鋤其不爲鄭氏者一時人心若狂但知鄭氏不知東宮此賊臣也討賊則爲陛下之孝而說者乃曰爲先帝隱諱則爲孝此大亂之道也陛下念聖母則宣選侍之罪念皇考則隆

選侍之恩仁之至義之盡也而說者乃曰爲聖母隱諱則爲孝明如聖諭目爲假託忠如楊漣謗爲居功人臣避居功甘居罪君父有急袖手旁觀此大亂之道也惑於其說孝也不知其爲孝不孝也以爲大孝忠也不知其爲忠不忠也以爲大忠忠孝皆可變亂何事不可妄爲故從哲養性不容不討奈何猶令居輦轂下時從哲輩奧援甚固摘疏中不孝語激帝怒將加嚴譴葉向高力救乃奪祿一年旋改大理少卿鄒元標建書院攀龍與焉元標被攻攀龍請與同罷詔留之進太僕卿擢刑部右侍郎四年八月拜左都御史楊漣等羣擊魏忠賢

勢已不兩立及向高去國魏廣微日導忠賢爲惡而攀龍爲趙南星門生竝居要地御史崔呈秀按淮揚還攀龍發其穢狀南星議戍之呈秀窘急走忠賢所乞爲義兒遂撫謝應祥事謂攀龍黨南星嚴旨詰責攀龍遽引罪去頃之南京御史游鳳翔出爲知府訐攀龍挾私排擠詔復鳳翔故官削攀龍籍呈秀憾不已必欲殺之竄名李實劾周起元疏中遣緹騎往逮攀龍晨謁宋儒楊龜山祠以文告之歸與二門生一弟飲後園池上聞周順昌已就逮笑曰吾視死如歸今果然矣入與夫人語如平時出書二紙告二孫曰明日以付官校因遣之出

扃戶移時諸子排戶入一燈熒然則已衣冠自沈於池
矣發所封紙乃遺表也云臣雖削奪舊爲大臣大臣受
辱則辱國謹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復別門人華允
誠書云一生學問至此亦少得力時年六十五遠近聞
其死莫不傷之呈秀憾猶未釋矯詔下其子世儒吏刑
部坐世儒不能防閑其父謫爲徒崇禎初贈太子少保
兵部尚書諡忠憲授世儒官初海內學者率宗王守仁
攀龍心非之與顧憲成同講學東林書院以靜爲主操
履篤實粹然一出於正爲一時儒者之宗海內士大夫
識與不識稱高顧無異詞攀龍削官之秋詔毀東林書

明史卷三十三
列傳
院莊烈帝嗣位學者更修復之

馮從吾字仲好長安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巡視中城閹人修刺謁拒却之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傾邪狡猾累劾不去從吾發其奸遂調外時當大計從吾嚴邏偵苞苴絕跡二十年正月抗章言陛下郊廟不親朝講不御章奏留中不發試觀戊子以前四裔效順海不揚波己丑以後南倭告警北寇渝盟天變人妖疊出累告勵精之效如彼怠斃之患如此近頒敕諭謂聖體違和欲借此自掩不知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陛下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違輒斃

杖下外庭無不知者天下後世其可欺乎願陛下勿以天變爲不足畏勿以人言爲不足恤勿以目前晏安爲可恃勿以將來危亂爲可忽宗社幸甚帝大怒欲廷杖之會仁聖太后壽辰閣臣力解得免尋告歸起巡長蘆鹽政潔己惠商奸宄斂迹旣還朝適帝以軍政大黜兩京言官從吾亦削籍猶以前疏故也從吾生而純慤長志濂洛之學受業許孚遠罷官歸杜門謝客取先正格言體驗身心造詣益邃家居二十五年光宗踐阼起尚寶卿進太僕少卿竝以兄喪未赴俄改大理天啓二年擢左僉都御史甫兩月進左副都御史廷議三案從吾

言李可灼以至尊嘗試而許其引疾當國何心至挺擊之獄與發奸諸臣爲難者卽奸人也由是羣小惡之已與鄒元標共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其中給事中朱童蒙遂疏詆之從吾言宋之不競以禁講學故非以講學故也我二祖表章六經天子經筵皇太子出閣皆講學也臣子以此望君而已則不爲可乎先臣守仁當兵事倥傯不廢講學卒成大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而爲此也因再稱疾求罷帝溫詔慰留而給事中郭允厚郭興治復相繼詆元標甚力從吾又上言臣壯歲登朝卽與楊起元孟化鯉陶望齡輩立講學會自臣告歸乃

廢京師講學昔已有之何至今日遂爲詬厲因再疏引
歸四年春起南京右都御史累辭未上召拜工部尚書
會趙南星高攀龍相繼去國連疏力辭予致仕明年秋
魏忠賢黨張訥疏詆從吾削籍鄉人王紹徽素銜從吾
及爲吏部使喬應甲撫陝摺撫百方無所得乃毀書院
曳先聖像擲之城隅從吾不勝憤悒得疾卒崇禎初復
官贈太子太保諡恭定

贊曰趙南星諸人持名檢勵風節嚴氣正性侃侃立朝
天下望之如泰山喬嶽詩有之邦之司直其斯人謂歟
權枉盈廷譴謫相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悲夫

明史卷二百四十三終

明史卷二百四十四

列傳第一百三十二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兼奉天太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事架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楊 漣

左光斗 弟光先

魏大中 子學伊 學濂

周朝瑞

袁化中

顧大章 弟大韶

王之寀

楊漣字文孺應山人爲人磊落負奇節萬曆三十五年成進士除常熟知縣舉廉吏第一擢戶科給事中轉兵科右給事中四十八年神宗疾不食且半月皇太子未

得見漣偕諸給事御史走謁大學士方從哲御史左光斗趣從哲問安從哲曰帝諱疾卽問左右不敢傳漣曰昔文潞公問宋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母有他志速下中書行法公誠日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宮中知廷臣在事自濟公更當宿閣中曰無故事漣曰潞公不訶史志聰此何時尚問故事邪越二日從哲始率廷臣入問及帝疾亟太子尚躊躇宮門外漣光斗遣人語東宮伴讀王安石疾甚不召太子非帝意當力請入侍嘗藥視膳薄暮始還太子深納之無何神宗崩八月丙午朔光宗嗣位越

四日不豫都人喧言鄭貴妃進美姬八人又使中官崔文昇投以利劑帝一晝夜三四十起而是時貴妃據乾清宮與帝所寵李選侍相結貴妃爲選侍請皇后封選侍亦請封貴妃爲皇太后帝外家王郭二戚畹徧謁朝士泣懇宮禁危狀謂帝疾必不起文昇藥故也非誤也鄭李交甚固包藏禍心廷臣聞其語憂甚而帝果趣禮部封貴妃爲皇太后漣光斗乃倡言於朝共詰責鄭養性令貴妃移宮貴妃卽移慈寧漣遂劾崔文昇用藥無狀請推問之且曰外廷流言謂陛下與居無節侍御蠱惑必文昇藉口以掩其用藥之奸文昇之黨煽布以預

杜外廷之口旣損聖躬又虧聖德罪不容死至貴妃封號尤乖典常尊以嫡母若大行皇后何尊以生母若本生太后何請亟寢前命疏上越三日丁卯帝召見大臣并及漣且宣錦衣官校衆謂漣疏忤旨必廷杖囑從哲爲解從哲勸漣引罪漣抗聲曰死卽死耳漣何罪及入帝溫言久之數日漣語外廷母信流言遂逐文昇停封太后命再召大臣皆及漣漣自以小臣預顧命感激誓以死報九月乙亥朔昧爽帝崩廷臣趨入諸大臣周嘉謨張問達李汝華等慮皇長子無嫡母生母勢孤子甚欲共託之李選侍漣曰天子寧可託婦人且選侍昨於

先帝召對羣臣時強上入復推之出是豈可託幼主者
請亟見儲皇卽呼萬歲擁出乾清暫居慈慶語未畢大
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至漣趣諸大臣共趨乾清宮
閹人持梃不容入漣大罵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駕
若曹不聽入欲何爲閹人却乃入臨羣臣呼萬歲請於
初六日登極而奉駕至文華殿受羣臣嵩呼駕甫至中
宮內監從寢閣出大呼拉少主何往主年少畏人有攬
衣欲奪還者漣格而訶之曰殿下羣臣之主四海九州
莫非臣子復畏何人乃擁至文華殿禮畢奉駕入慈慶
宮當是時李選侍居乾清一燝奏曰殿下暫居此俟選

侍出宮訖乃歸乾清宮羣臣遂退議登極期語紛紛未
定有請改初三者有請於卽日午時者漣曰今海宇清
晏內無嫡庶之嫌父死之謂何含斂未畢袞冕臨朝非
禮也或言登極則人心安漣曰安與不安不在登極早
暮處之得宜卽朝委裘何害議定出過文華殿太僕少
卿徐養量御史左光斗至責漣悞大事唾其面曰事脫
不濟汝死肉足食乎漣爲竦然乃與光斗從周嘉謨於
朝房言選侍無恩德必不可同居明日嘉謨光斗各上
疏請選侍移宮初四日得俞旨而選侍聽李進忠計必
欲皇長子同居惡光斗疏中武氏語議召皇長子加光

斗重譴漣遇內豎於麟趾門內豎備言狀漣正色曰殿下在東宮爲太子今則爲皇帝選侍安得召且上已十六歲他日卽不奈選侍何若曹置身何地怒目視之其人退給事中惠世揚御史張潑入東宮門駭相告曰選侍欲垂簾處光斗汝等何得晏然漣曰無之出皇極門九卿科道議上公疏未決初五日傳聞欲緩移宮期漣及諸大臣畢集慈慶宮門外漣語從哲趣之從哲曰遲亦無害漣曰昨以皇長子就太子宮猶可明日爲天子乃反居太子宮以避宮人乎卽兩宮聖母如在夫死亦當從子選侍何人敢欺藐如此時中官往來如織或言

選侍亦顧命中人漣斥之曰諸臣受顧命於先帝先帝自欲先顧其子何嘗先顧其嬖倖請選侍於九廟前質之若曹豈食李家祿者能殺我則已否則今日不移死不去一燬嘉謨助之詞色俱厲聲徹御前皇長子使使宣諭乃退復抗疏言選侍陽託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實宮必不可不移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諸大臣贊決之亦惟今日其日選侍遂移宮居仁壽殿明日庚辰熹宗卽位自光宗崩至是凡六日漣與一燬嘉謨定宮府危疑言官惟光斗助之餘悉聽漣指漣鬚髮盡白帝亦數稱忠臣未幾遷兵科都給事中御史馮三

元等極詆熊廷弼漣疏論其事獨持平旋劾兵部尚書黃嘉善八大罪嘉善罷去當選侍之移宮也漣卽言於諸大臣曰選侍不移宮非所以尊天子旣移宮又當有以安選侍是在諸公調護無使中官取快私讐旣而諸奄果爲流言御史賈繼春遂上書內閣謂不當於新君御極之初首勸主上以違忤先帝逼逐庶母表裏交搆羅織不休俾先帝玉體未寒遂不能保一姬女蓋是時選侍宮奴劉遜劉朝田詔等以盜寶繫獄詞連選侍父諸奄計無所出則妄言選侍投繯皇八妹入井以熒惑朝士繼春藉其言首發難於是光斗上疏述移宮事而

帝降諭言選侍氣毆聖母及要挾傳封皇后與卽口欲垂簾聽政語又言今奉養李氏於噦鸞宮尊敬不敢怠大學士從哲封還上諭帝復降諭言選侍過惡而白白瞻養優厚俾廷臣知未幾噦鸞宮災帝諭內閣言選侍暨皇八妹無恙而是時給事中周朝瑞謂繼春生事繼春與相詆諆乃復上書內閣有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之未亡人雉經莫訴語朝瑞與辨駁者再漣恐繼春說遂滋亦上敬述移宮始末疏且言選侍自裁皇八妹入井蜚語何自臣安敢無言臣寧使今日忤選侍無寧使移宮不速不幸而成女后獨覽文書稱制垂簾

之事帝優詔褒漣志安社稷復降諭備述宮掖情事繼
春及其黨益忌漣詆漣結王安圖封拜漣不勝憤冬十
二月抗章乞去卽出城候命帝復褒其忠直而許之歸
天啟元年春繼春按江西還抵家見帝諸諭乃具疏陳
上書之實帝切責罷其官漣繼春先後去移宮論始息
天啟二年起漣禮科都給事中旋擢太常少卿明年冬
拜左僉都御史又明年春進左副都御史而是時魏忠
賢已用事羣小附之憚衆正盈朝不敢大肆漣益與趙
南星左光斗魏大中輩激揚諷議務植善類抑儉邪忠
賢及其黨銜次骨遂興汪文言獄將羅織諸人事雖獲

解然正人勢日危其年六月漣遂抗疏劾忠賢列其二十四大罪言高皇帝定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祇供掖廷洒掃違者法無赦聖明在御乃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如東廠太監魏忠賢者敢列其罪狀爲陛下言之忠賢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蜚入內地初猶謬爲小忠小信以倖恩繼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制以擬旨專責閣臣自忠賢擅權多出傳奉或徑自內批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賢令孫杰論去急於翦己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二先帝賓天實有隱恨孫慎行鄒元標以公義發

憤忠賢悉排去之顧於黨護選侍之沈淮曲意綢繆終
加蟒玉親亂賊而讐忠義大罪三王紀鍾羽正先年功
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鶴
忠賢構黨斥逐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
四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
慎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
大罪五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皆用
陪推致一時名賢不安其位顛倒銓政掉弄機權大罪
六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熊德陽江秉
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等抗論稍忤立行貶黜屢經

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七然猶曰外廷臣子也去歲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託言急病置之死地是陛下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姪傳封中外方爲慶幸忠賢惡其不附已矯旨勒令自盡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忽焉告殞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陛下且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先帝青宮四十年所與護持孤危者惟王安耳卽陛下倉卒受命擁衛防維安亦不可謂無勞

忠賢以私忿矯旨殺於南苑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仇先帝之老奴况其他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幾千百也大罪十一今日獎賞明日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又不止塋地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今日廢中書明日廢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敕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其甥傅應星等濫襲恩廕褻越朝常大罪十三用立枷之法戚畹家人駢首畢命意欲誣陷國戚動搖中宮若非閣臣力持言官糾正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良鄉生員

章士魁坐爭煤窰託言開礦而致之死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十五王思敬等牧地細事責在有司忠賢乃幽置檻阱恣意撈掠視士命如草菅大罪十六給事中周士樸執糾織監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銓除言官不敢司封駁大罪十七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忠賢以不善鍛鍊遂致削籍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敢不遵大罪十八給事中魏大中遵旨莅任忽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臺省交章又再褻王言毋論玩言官於股掌而煌煌天語朝夕紛更大罪十九東廠

之設原以緝奸自忠賢受事日以快私讐行傾陷爲事
縱野子傳應星陳居恭傳繼教輩投匭設阱片語稍違
駕帖立下勢必與同文館獄而後已大罪二十邊警未
息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奸細韓宗功潛入長安
實主忠賢司房之邸事露始去假今天不悔禍宗功事
成未知九廟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祖制不蓄內
兵原有深意忠賢與奸相沈淮創立內操藪匿奸宄安
知無大盜刺客爲敵國窺伺者潛入其中一旦變生肘
腋可爲深慮大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清
塵墊道人以爲大駕出幸及其歸也改駕四馬羽幢青

蓋夾護環遮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効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哉大罪二十三夫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陛下射殺其馬貸以不死忠賢不自伏罪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奈何養虎兇於肘腋間乎此又寸臠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凡此逆跡昭然在人耳目乃內廷畏禍而不敢言外廷結舌而莫敢奏聞或奸狀敗露則又有奉聖夫人爲之彌縫甚至無耻之徒攀附枝葉依託門牆更相表裏迭爲呼應積威所劫致掖廷之

中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內亦但知有忠賢
不知有陛下卽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一切政務必星
夜馳請待其旣旋詔旨始下天顏咫尺忽慢至此陛下
之威靈尚尊於忠賢否邪陛下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
不可以自主何爲受制么曆小醜令中外大小惴惴莫
必其命伏乞大奮雷霆集文武勲戚敕刑部嚴訊以正
國法并出奉聖夫人於外用消隱憂臣死且不朽忠賢
初聞疏懼甚其黨王體乾及客氏力爲保持遂令魏廣
微調旨切責漣先是漣疏就欲早朝面奏值次日免朝
恐再宿機洩遂於會極門上之忠賢乃得爲計漣愈憤

擬對仗復劾之忠賢誦知遇帝不御朝者三日及帝出羣閹數百人衷甲夾陛立敕左班官不得奏事漣乃止自是忠賢日謀殺漣至十月吏部尚書趙南星旣逐廷推代者漣注籍不與忠賢矯旨責漣大不敬無人臣禮偕吏部侍郎陳于廷僉都御史左光斗竝削籍忠賢恨不已再興汪文言獄將羅織殺漣五年其黨大理丞徐大化劾漣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命逮文言下獄鞫之許顯純嚴鞫文言使引漣納熊廷弼賄文言仰天大呼曰世豈有貪賊楊大洪哉至死不承大洪者漣別字也顯純乃自爲獄詞坐漣賊二萬遂逮漣士民數萬人

擁道攀號所歷村市悉焚香建醮祈祐漣生還比下詔
獄顯純酷法拷訊體無完膚其年七月遂於夜中斃之
年五十四漣素貧產入官不及千金母妻止宿譙樓二
子至乞食以養徵賊令急鄉人競出貲助之下至賣菜
傭亦爲輸助其節義感人如此崇禎初贈太子太保兵
部尚書諡忠烈官其一子

左光斗字遺直桐城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除中書舍
人選授御史巡視中城捕治吏部豪惡吏獲假印七十
餘假官一百餘人輦下震悚出理屯田言北人不知水
利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徙三年而地與民盡矣今欲

使旱不爲災澇不爲害惟有興水利一法因條上三因十四議曰因天之時因地之利因人之情曰議濬川議疏渠議引流議設壩議建閘議設陂議相地議築塘議招徠議擇人議擇將議兵屯議力田設科議富民拜爵其法犁然具備詔悉允行水利大興北人始知藝稻鄒元標嘗曰三十年前都人不知稻草何物今所在皆稻種水田利也閩人劉朝稱東宮令旨索戚畹廢莊光斗不啟封還之曰尺土皆殿下有今日安敢私受閩人憤而去光宗崩李選侍據乾清宮迫皇長子封皇后光斗上言內廷有乾清宮猶外廷有皇極殿惟天子御天得

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其居之其他妃嬪雖以次進御不得恒居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選侍旣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尊居正宮而殿下乃退處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謂何選侍事先皇無脫簪戒旦之德於殿下無拊摩養育之恩此其人豈可以託聖躬者且殿下春秋十六齡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尚須乳哺而襁負之哉况睿哲初開正宜不見可欲何必託於婦人女子之手及今不早斷決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再見於今將來有不忍言者時選侍欲專大權廷臣箋奏令先進乾清然後進

慈慶得光斗牋大怒將加嚴譴數遣使宣召光斗光斗曰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若輩何爲者選侍益怒邀熹宗至乾清議之熹宗不肯往使使其牋視之心以爲善趣擇日移宮光斗乃免當是時宮府危疑人情危懼光斗與楊漣協心建議排闥奴扶冲主宸極獲正兩人力爲多由是朝野竝稱爲楊左未幾御史賈繼春上書內閣言帝不當薄待庶母光斗聞之卽上言先帝宴駕大臣從乾清宮奉皇上出居慈慶宮臣等以爲不宜避選侍故臣於初二日具愼守典禮肅清宮禁一疏宮中震怒禍幾不測賴皇上保全發臣疏於內閣初

五日閣臣具揭再催奉旨移宮至初六日皇上登極駕還乾清宮禁肅然內外寧謐夫皇上旣當還宮則選侍之當移其理明白易曉惟是移宮以後自宜存大體捐小過若復株連蔓引使宮闈不安卽於國體有損乞立誅盜寶宮奴劉遜等而盡寬其餘帝乃宣諭百官備述選侍凌虐聖母諸狀及召見又言朕與選侍有仇繼春用是得罪去時廷臣議改元或議削泰昌弗紀或議去萬曆四十八年卽以今年爲泰昌或議以明年爲泰昌後年爲天啟光斗力排其說請從今年八月以前爲萬曆以後爲泰昌議遂定孫如游由中旨入閣抗疏請斥

之出督畿輔學政力杜請寄識鑑如神天啟初廷議起用熊廷弼罪言官魏應嘉等光斗獨抗疏爭之言廷弼才優而量不宏昔以守遼則有餘今以復遼則不足已而廷弼竟敗三年秋疏請召還文震孟滿朝薦毛士龍徐大相等并乞召繼春及范濟世濟世亦論移宮事與光斗異者疏上不納其年擢大理丞進少卿明年二月拜左僉都御史是時韓爌趙南星高攀龍楊漣鄭三俊李邦華魏大中諸人咸居要地光斗與相得務爲危言覈論甄別流品正人咸賴之而忌者浸不能容光斗與給事中阮大鍼同里招之入京會吏科都給事中缺當

遷者首周士樸次大鉞次大中大鉞邀中旨勒士樸不
遷以爲己地趙南星惡之欲例轉大鉞大鉞疑光斗發
其謀恨甚熊明遇徐良彥皆欲得僉都御史而南星引
光斗爲之兩人亦恨光斗江西人又以他故銜大中遂
共嗾給事中傅櫬劾光斗大中與汪文言比而爲奸光
斗疏辨且詆櫬結束厰理刑傅繼教爲昆弟櫬恚再疏
訐光斗光斗乞罷事得解楊漣劾魏忠賢光斗與其謀
又與攀龍共發崔呈秀贓私忠賢暨其黨咸怒及忠賢
逐南星攀龍大中次將及漣光斗光斗憤甚草奏劾忠
賢及魏廣微三十二斬罪擬十一月二日上之先遣妻

子南還忠賢訶知先二日假會推事與漣俱削籍羣小恨不已復搆文言獄入光斗名遣使往逮父老子弟擁馬首號哭聲震原野緹騎亦爲雪涕至則下詔獄酷訊許顯純誣以受楊鎬熊廷弼賄漣等初不承已而恐以不承爲酷刑所斃冀下法司得少緩死爲後圖諸人俱自誣服光斗坐贓二萬忠賢乃矯旨仍令顯純五日一追比不下法司諸人始悔失計容城孫奇逢者節俠士也與定興鹿正以光斗有德於畿輔倡議醵金諸生爭應之得金數千謀代輸緩其獄而光斗與漣已同日爲獄卒所斃時五年七月二十有六日也年五十一光斗

旣死賊猶未竟忠賢令撫按嚴追繫其羣從十四人長兄光霽坐累死母以哭子死都御史周應秋猶以所司承追不力疏趣之由是諸人家族盡破及忠賢定三朝要典移宮一案以漣光斗爲罪魁議開棺僇屍有解之者乃免忠賢旣誅贈光斗右都御史錄其一子已再贈太子少保福王時追諡忠毅弟光先由鄉舉官御史巡按浙江任滿旣出境許都反東陽光先聞變疾返討平之福王旣立馬士英薦阮大鍼光先爭不可後大鍼得志逮光先亂亟道阻光先間行走徽嶺緹騎索不得乃止

魏大中字孔時嘉善人自爲諸生讀書砥行從高攀龍受業家酷貧意豁如也舉於鄉家人易新衣冠怒而毀之第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官行人數奉使秋毫無所擾天啟元年擢工科給事中楊鎬李如楨旣論大辟以僉都御史王德完言大學士韓爌遽擬旨減死大中憤抗疏力爭詆德完晚節不振盡喪典型語并侵爌帝爲詰責大中而德完恚甚言曩不舉李三才爲大中所怒兩人互詆訐疏屢上爌亦引咎辭位御史周宗建徐揚先張捷徐景濂溫臯謨給事中朱欽相右德完交章論大中久而後定明年偕同官周朝瑞等兩疏劾大學士沈

崔語侵魏進忠客氏及議紅丸事力請誅方從哲崔文昇李可灼且追論鄭國泰傾害東宮罪持議峻切大爲邪黨所仄目太常少卿王紹徽素與東林爲難營求巡撫大中惡其人特疏請斥紹徽紹徽卒自引去再遷禮科左給事中是時恤典冒濫每大臣卒其子弟夤緣要路以請無不如志大中素疾之一切裁以典制四年遷吏科都給事中大中居官不以家自隨二蒼頭給爨而已入朝則鍵其戶寂無一人有外吏以苞苴至舉發之自是無敢及大中門者吏部尚書趙南星知其賢事多咨訪朝士不能得南星意率怨大中而是時觝排東林

者多屏廢方恨南星輩次骨東林中又各以地分左右
大中嘗駁蘇松巡撫王象恒恤典山東人居言路者咸
怒及駁浙江巡撫劉一焜江西人亦大怒給事中章允
儒江西人也性尤忮嫉其同官傅櫬假汪文言發難文
言者歛人初爲縣吏智巧任術負俠氣于玉立遣入京
刺事輸貲爲監生用計破齊楚浙三黨察東宮伴讀王
安賢而知書傾心結納與談當世流品光熹之際外廷
倚劉一燝而安居中以次行諸善政文言交關力爲多
魏忠賢旣殺安府丞邵輔忠遂劾文言褫其監生旣出
都復逮下吏得末減益游公卿間與馬嘗填溢戶外大

學士葉向高用爲內閣中書大中及韓爌趙南星楊漣
左光斗與往來頗有迹會給事中阮大鍼與光斗大中
有隙遂與允儒定計囑樾劾文言并劾大中貌陋心險
色取行違與光斗等交通文言肆爲奸利疏入忠賢大
喜立下文言詔獄大中時方遷吏科上疏力辨詔許履
任御史袁化中給事中甄淑等相繼爲大中光斗辨大
學士葉向高以舉用文言亦引罪求罷獄方急御史黃
尊素語鎮撫劉僑曰文言無足惜不可使搢紳禍由此
起僑領之獄辭無所連文言廷杖褫職牽及者獲免大
中乃遵旨履任明日鴻臚報名面恩忠賢忽矯旨責大

中互許未竣不得赴新任故事鴻臚報名狀無批諭旨者舉朝駭愕懋亦言中旨不宜旁出大中乃復視事未幾楊漣疏劾忠賢大中亦率同官上言從古君側之奸非遂能禍人國也有忠臣不惜其身以告之君而其君不悟乃至於不可救今忠賢擅威福結黨與首殺王安以樹威於內繼逐劉一燝周嘉謨王紀以樹威於外近且斃三戚畹家人以樹威於三宮深結保姆客氏伺陛下起居廣布傳應星陳居恭傳繼教輩通朝中聲息人怨於下天怒於上故漣不惜粉身碎首爲陛下力陳今忠賢種種罪狀陛下悉引爲親裁代之任咎恐忠賢所

以得溫旨卽出忠賢手而漣之疏陛下且未及省覽也
陛下貴爲天子致三宮列嬪盡寄性命於忠賢客氏能
不寒心陛下謂宮禁嚴密外廷安知枚乘有言欲人弗
知莫若弗爲未有爲其事而他人不知者又謂左右屏
而聖躬將孤立夫陛下一身大小臣工所擁衛何藉於
忠賢若忠賢客氏一日不去恐禁廷左右悉忠賢客氏
之人非陛下之人陛下真孤立於上耳忠賢得疏大怒
矯旨切讓尚未有以罪也大學士魏廣微結納忠賢表
裏爲奸大中每欲糾之會孟冬時享廣微偃蹇後至大
中遂抗疏劾之廣微愠益與忠賢合忠賢勢益張以廷

臣交攻陽示歛戢且曲從諸所奏請而陰伺其隙迨吏部推謝應祥巡撫山西廣微遂嗾所親陳九疇劾大中出應祥門推舉不公貶三秩出之外盡逐諸正人吏部尚書趙南星等天下大權一歸於忠賢明年逆黨梁夢環復劾文言再下詔獄鎮撫許顯純自削牘以上南星漣光斗大中及李若星毛士龍袁化中繆昌期鄒維璉鄧漢盧化鰲錢士晉夏之令王之案徐良彥熊明遇周朝瑞黃龍光顧大章李三才惠世揚施天德黃正賓輩無所不牽引而以漣光斗大中化中朝瑞大章爲受楊鎬熊廷弼賄大中坐三千矯旨俱逮下詔獄鄉人聞大

中逮去號泣送者數千人比入鎮撫司顯純酷刑拷訊
血肉狼籍其年七月獄卒受指與漣光斗同夕斃之故
遲數日始報大中屍潰敗至不可識莊烈帝嗣位忠賢
被誅廣微櫬九疇夢環竝麗逆案大中贈太常卿諡忠
節錄其一子長子學泚字子敬爲諸生好學工文有至
性大中被逮學泚號慟欲隨行大中曰父子俱碎無爲
也乃微服間行刺探起居旣抵都邏卒四布變姓名匿
旅舍晝伏夜出稱貸以完父贓贓未竟而大中斃學泚
慟幾絕扶櫬歸晨夕號泣遂病家人以漿進輒麾去曰
詔獄中誰半夜進一漿者竟號泣死崇禎初有司以狀

聞詔旌爲孝子次子學濂有盛名舉崇禎十六年進士擢庶吉士明年李自成逼京師與同官吳爾壘慷慨有所論建大學士范景文以聞莊烈帝特召見兩人將任用之無何京師陷不能死受賊戶部司務職隕其家聲旣而自慚賦絕命詞二章縊死去帝殉社稷時四十日矣文言之再下詔獄也顯純迫令引漣等文言備受五毒不承顯純乃手作文言供狀文言垂死張目大呼曰爾莫妄書異時吾當與面質顯純遂卽日斃之漣大中等逮至無可質者賊懸坐而已諸所誣趙南星繆昌期輩亦竝令撫按追贓衣冠之禍由此徧天下始熊廷弼

論死久帝以孫承宗請有詔待以不死刑部尚書喬允升等遂欲因朝審寬其罪大中力持不可及忠賢殺大中乃坐以納廷弼賄云

周朝瑞字思永臨清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光宗嗣位擢吏科給事中疏請收錄先朝遺直俄陳慎初三要曰信仁賢廣德澤遠邪佞因請留上供金花銀以佐軍興詞多斥中貴中貴皆惡之激帝怒貶秩調外時列諫垣甫四日也未出都而熹宗立詔復故官疏請容納直言又陳考選諸弊日講將舉進君臣交警之規帝竝褒納賈繼春之請安李選侍也朝瑞力駁之與

繼春往復者數四天啟元年再遷禮科左給事中時遼事方棘朝瑞請於閣臣中推通曉兵事者二人專司其事而以職方郎一人專理機宜給事中二人專主封駁帝可之雄縣知縣王納諫爲閹人所誣中旨鐫秩給事中毛士龍以糾駁閹人爲府丞邵輔忠所陷中旨除名朝瑞竝抗疏論列十二月辛巳日上有一物覆壓忽大風揚沙天盡赤都人駭愕所司不以問朝瑞請帝修省而嚴敕內外臣工毋鬪爭悞國更詰責所司不奏報之罪帝納之時帝踐祚歲餘未嘗親政權多旁落朝瑞請帝躬覽萬機帝降旨言政委閣臣祖宗舊制不可紊然

其時政權故不在閣也明年二月廣寧失詔停經筵日講朝瑞等上言此果出聖意輔臣當引義爭如輔臣阿中涓意則其過滋大且主上冲齡志意未定獨賴朝講不輟諸臣得一覲天顏共白指鹿之奸今當朝已漸傳免倘併講筵廢之九閤旣隔無謁見時司馬門之報格不入呂大防之貶不及知國家大事去矣會禮部亦以爲言乃命日講如故已偕諸給事御史惠世揚左光斗等極論大學士沈淮結中官練兵爲肘腋之賊淮疏辨朝瑞等盡發其賄交魏進忠盧受劉朝客氏而未復侵其私人邵輔忠徐大化語過激奪疏首世揚俸大化嘗

明史卷一百四十四 列傳 三
承要人指力攻熊廷弼朝瑞惡之無何王化貞棄廣寧
逃大化又請立誅廷弼朝瑞以廷弼才可用請令帶罪
守山海疏四上竝抑不行大化遂力詆朝瑞朝瑞憤亦
醜詆大化所司爲兩解之朝瑞方擢太僕少卿而大化
爲魏忠賢腹心必欲殺朝瑞竄其名汪文言獄中與楊
漣等五人竝逮下鎮撫獄坐妄議移宮及受廷弼賄萬
金五日再訊拷掠備至竟斃之獄崇禎初贈大理卿子
一子官福王時諡忠毅

袁化中字民諧武定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歷知內黃
涇陽有善政泰昌元年擢御史時熹宗冲齡踐阼上無

母后宮府危疑化中上疏劾輔臣方從哲報聞天啟元年二月疏陳時事可憂者八曰宮禁漸弛曰言路漸輕曰法紀漸替曰賄賂漸章曰邊疆漸壞曰職掌漸失曰宦官漸盛曰人心漸離語皆剴切出按宣大以憂歸服除起掌河南道楊漣劾魏忠賢化中亦率同官上疏曰忠賢障日蔽月逞威作福視大臣如奴隸斥言官若孤雛殺內廷外廷如草菅朝野共危神人胥憤特陛下未之知故忠賢猶有畏心今漣已侃詞入告矣陛下念潛邸微勞或貸忠賢以不死而忠賢實自懼一死懼死之念深將挺而走險騎虎難下臣恐其橫逞之毒不在搢

紳而卽在陛下陛下試思深宮之內可使多疑多懼之人日侍左右而不爲防制哉疏入忠賢大恨錦衣陳居恭者忠賢爪牙也爲漣所論及亦攻忠賢自解化中特疏劾之落其職毛文龍獻俘十二人而稚兒童女居其八化中力請釋之因言文龍敘功之濫忠賢素庇文龍益不悅崔呈秀按淮揚賊私狼籍回道考覈化中據實上之崔呈秀大恨會謝應祥廷推被訐化中與其事呈秀遂嗾忠賢貶化中秩調之外已竄入汪文言獄詞中逮下詔獄呈秀令許顯純坐以楊鎬熊廷弼賄六千酷刑拷掠於獄中斃之崇禎初贈太僕卿官其一子福王

時追諡忠愍

顧大章字伯欽常熟人父雲程南京太常卿大章與弟大韶孿生子也大章舉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泉州推官乞改常州教授父喪除值朝中朋黨角立正士日摧大章慨然曰昔賈彪不入顧廚之目卒西行以解其難余向與東林疏可以彪自況也乃入都補國子博士與朝士通往來陰察其交關肯綮清流賴之稍遷刑部主事以奉使歸還朝天啟已改元進員外郎尚書王紀令署山東司事司轄輦轂最難任自遼陽失五城及京營巡捕日以邏奸細爲事稍有蹤迹率論死絕無左驗者

二百餘人所司莫敢讞多徙官去囚未死者僅四之一大章言於紀曰以一身易五十人命且甘之矧一官乎卽日會讞繫三人餘悉移大理釋放紀大嗟服修卜年之獄紀用大章言擬流卜年未上而紀斥侍郎楊東明署事欲寘之大辟大章力爭卒擬流忤旨詰責竟論卜年辟瘐死獄中魏忠賢欲借劉一燾株累劉一燾大章力辨其非忠賢大恨卜年一燾事具紀一燾傳中熊廷弼王化貞之下吏也法司諸屬二十八人共讞多有議寬廷弼者大章因援議能議勞例言化貞宜誅廷弼宜論成然二人卒坐死大章亦遷兵部去無異議也會王

紀劾罷徐大化又疏刺客氏其黨疑紀疏出大章手恨之大化令所親御史楊維垣訐大章妄倡八議鬻大獄大章疏辨維垣四疏力攻言納廷弼賄四萬且列其鬻獄數事反覆詆訐不休大章危甚賴座主葉向高保持之下所司驗問都御史孫瑋等白其誣帝以大章瀆辨稍奪其俸大章遂引歸五年起官歷禮部郎中陝西副使大化已起大理丞與維垣爲忠賢鷹犬因假汪文言獄連及大章逮下鎮撫拷掠坐贓四萬及楊漣等五人旣死羣小聚謀謂諸人潛斃於獄無以厭人心宜付法司定罪明詔天下乃移大章刑部獄由是漣等慘死狀

外人始聞比對簿大章詞氣不撓刑部尚書李養正等
一如鎮撫原詞以移宮事牽合封疆坐六人大辟爰書
旣上忠賢大喜矯詔布告四方仍移大章鎮撫大章慨
然曰吾安可再入此獄呼酒與大韶訣趣和藥飲之不
死投繯而卒崇禎初贈太僕卿官其一子福王時追諡
裕愍初大章等被逮祕獄中忽生黃芝光彩遠映及六
人畢入適成六瓣或以爲祥大章嘆曰芝瑞物也而辱
於此吾輩其有幸乎已而果然大韶字仲恭老於諸生
通經史百家及內典於詩禮儀禮周官多所發明他辨
駁者復數萬言嘗以爲宋元以來述者之事備學者但

當誦而不述將死始繕所箋詩禮莊子曰炳燭齋隨筆云

王之寀字心一朝邑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除清苑知縣遷刑部主事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酉刻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棗木挺入慈慶宮門擊傷守門內侍李鑑至前殿檐下爲內侍韓本用等所執付東華門守衛指揮朱雄等收之慈慶宮者皇太子所居宮也明日皇太子奏聞帝命法司按問巡皇城御史劉廷元鞠奏犯名張差薊州人止稱吃齋討封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瘋癲稽其貌實係黥猾請下法司嚴訊時東宮雖久定帝待

之薄中外疑鄭貴妃與其弟國泰謀危太子顧未得事
端而方從哲輩亦頗關通戚畹以自固差被執舉朝驚
駭廷元以瘋癲奏刑部山東司郎中胡士相偕員外郎
趙會楨勞永嘉共訊一如廷元指言差積柴草爲人所
燒氣憤發癲於四月內訴寃入京遇不知名男子二人
給令執梃作寃狀乃由東華門入直至慈慶宮門按律
當斬加等立決藁定未上山東司主治京師事署印侍
郎張問達以屬之而士相永嘉與廷元皆浙人士相又
廷元姻也瘋癲具獄之寀心疑其非是月十一日之寀
值提牢散飯獄中末至差私詰其實初言告狀復言掠

死罷已無用之案令置飯差前吐實與飯否則餓死麾
左右出留二吏扶問之始言小名張五兒有馬三舅李
外父令隨不知姓名一老公說事成與汝地幾畝比至
京人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飯我云汝先衝一遭遇
人輒打死死了我們救汝畀我棗木棍導我由後宰門
直至宮門上擊門者墮地老公多遂被執之案備揭其
語因問達以聞且言差不癲不狂有心有膽乞縛兇犯
於文華殿前朝審或敕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疏入未
下大理丞王士昌行人司正陸大受戶部主事張庭給
事中姚永濟等連上疏趣之而大受疏有奸戚二字帝

惡之與之寀疏俱不報廷元復請速檢諸疏下法司訊斷御史過庭訓言禍生肘腋宜亟翦亦俱不報庭訓遂移文薊州蹤跡之知州戚延齡具言其致癲始末言貴妃遣璫建佛寺璫置陶造甃居民多鬻薪獲利者差賣田貿薪往市於璫土人忌之焚其薪差訟於璫爲所責不勝憤持挺欲告御狀於是原問諸臣據爲口實矣二十一日刑部會十三司司官胡士相陸夢龍鄒紹光曾曰唯趙會禎勞永嘉王之寀吳養源曾之可柯文羅光鼎曾道唯劉繼禮吳孟登岳駿聲唐嗣美馬德澧朱瑞鳳等再審差供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不知姓

名老公乃修鐵瓦殿之龐保不知街道宅子乃佳朝外
大宅之劉成二人令我打上宮門打得小爺喫有著有
小爺者內監所稱皇太子者也又言有姊夫孔道同謀
凡五人於是刑部行薊州道提馬三道等疏請法司提
龐保劉成對鞫而給事中何士晉與從哲等亦俱以爲
言帝乃諭究主使會法司擬罪是日刑部據薊州回文
以上已復諭嚴刑鞫審速正典刑時中外籍籍語多侵
國泰國泰出揭自白士晉復疏攻國泰語具士晉傳先
是百戶王曰乾上變言奸人孔學等爲巫蠱將不利於
皇太子詞已連劉成成與保皆貴妃宮中內侍也至是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四 列傳三十三
復涉成帝心動諭貴妃善爲計貴妃窘乞哀皇太子自
明無它帝亦數慰諭俾太子白之廷臣太子亦以事連
貴妃大懼乃緣帝及貴妃意期速結二十八日帝親御
慈寧宮皇太子侍御座右三皇孫鴈行立左階下召大
學士方從哲吳道南暨文武諸臣入責以離間父子諭
令礫張差龐保劉成無他及因執太子手曰此兒極孝
我極愛惜旣又手約太子體諭曰自襁褓養成丈夫使
我有別意何不早更置且福王已之國去此數千里自
非宣召能翼而至乎因命內侍引三皇孫至石級上令
諸臣熟視曰朕諸孫俱長成更何說顧問皇太子有何

語與諸臣悉言無隱皇太子具言瘋癲之人宜速決毋株連又責諸臣云我父子何等親愛而外廷議論紛如爾等爲無君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帝又謂諸臣曰爾等聽皇太子語否復連聲重申之諸臣跪聽叩頭出遂命法司決差明日磔於市又明日司禮監會廷臣鞫保成於文華門時已無左証保成展轉不承會太子傳諭輕擬廷臣乃散去越十餘日刑部議流馬三道李守才孔道帝從之而斃保成於內廷其事遂止當是時帝不見羣臣二十有五年矣以之案發保成事特一出以釋羣臣疑且調劑貴妃太子念其事似有跡故不遽罪之

案也四十五年京察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用拾遺劾之案貪遂削其籍天啟初廷臣多爲之訟寃召復故官二年二月上復讐疏曰禮君父之讐不共戴天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曩李選侍氣毆聖母陛下再三播告中外停其貴妃之封聖母在天之靈必有心安而目瞑者此復讐一大義也乃先帝一生遭逢多難彌留之際飲恨以崩試問李可灼之誤用藥引進者誰崔文昇之故用藥主使者誰恐方從哲之罪不在可灼文昇下此先帝大讐未復者一也張差持梃犯宮安危止在呼吸此乾坤何等時乃劉廷元曲蓋奸謀以瘋癲具

獄矣胡士相等改注口語以賣薪成招矣其後復讞差
供同謀舉事內外設伏多人守才三道亦供結黨連謀
而士相輩悉抹去之當時有內應有外援一夫作難九
廟震驚何物兇徒敢肆行不道乃爾緣外戚鄭國泰私
結劉廷元劉光復姚宗文輩珠玉金錢充滿其室言官
結舌莫敢誰何遂無復顧憚睥睨神器耳國泰雖死罪
不容誅法當開棺戮屍夷其族赭其宮而至今猶未議
及此先帝大讐未復者二也總之用藥之術卽挺擊之
謀擊不中而促之藥是文昇之藥慘於張差之梃也張
差之前從無張差劉成之後豈乏劉成臣見陛下之孤

立於上矣又言郎中胡士相等主瘋癲者也堂官張問達調停瘋癲者也寺臣王士昌疏忠而心佞評無隻字訟多溢詞堂官張問達語轉而意圓先允瘋癲後寬奸宄勞永嘉岳駿聲等同惡相濟張差招有三十六頭兒則胡士相閣筆招有東邊一起幹事則岳駿聲言波及無辜招有紅封票高真人則勞永嘉言不及究紅封教今高一奎見監薊州係鎮朔衛人蓋高一奎主持紅封教者也馬三道管給紅票者也龐保劉成供給紅封教多人撒棍者也諸奸增減會審公單大逆不道疏入帝不問而先主瘋癲者恨次骨未幾之案遷尚寶少卿踰

年遷太僕少卿尋轉本寺卿廷元及岳駿聲曾道唯以之案侵己先後疏辨之案亦連疏力折并發諸人前議差獄時分金紅廟中及居間主名甚悉事雖不行諸人益疾之四年秋拜刑部右侍郎明年二月魏忠賢勢大張其黨楊維垣首翻梃擊之案力詆之案坐除名俄入之汪文言獄中下撫按提問岳駿聲復許之且言其逼取鄭國泰二萬金有詔追治及修三朝要典其梃擊事以之案爲罪首府尹劉志選復重劾之遂逮下詔獄坐賊八千之案竟瘐死崇禎初復官賜卹自梃擊之議起而紅丸移宮二事繼之兩黨是非爭勝禍患相尋迄明

明史卷二百四十四
列傳三
亡而後已

贊曰國之將亡也先自戕其善類而水旱盜賊乘之故禍亂之端士君子恒先被其毒異哉明之所稱三案者舉朝士大夫喋喋不去口而元惡大憝因用以剪除善類卒致楊左諸人身填牢戶與東漢季年若蹈一轍國安得不亡乎

明史卷二百四十四終

[General Information]

□□ = □□□□□□□ □□ 65

□□ = □□□□□□□□□□

□□ = 1 7 4

SS□ = 1 2 4 6 0 6 6 4

□□□□ = 1 9 3 6

□□□ = □□□□□